



U 6  
4064  
4





伊6  
4064  
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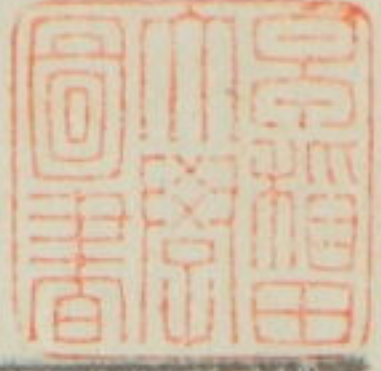
大事編年

中宗紀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諱懌字樂天成宗第二子貞顯王后以弘治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在位三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薨葬靖陵在廣州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慎氏籍居昌領議政益昌府院君守勤女丁巳十二月七日薨葬溫陵在楊州

妃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汝弼女乙亥三月二日薨葬禧陵在高陽

妃聖烈仁明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寧敦寧府事坡山府





院君之任女乙丑四月七日薨葬恭陵在楊州

反正

初成希顏 成廟朝選入玉堂最承恩寵廢主嗣位從幸  
楊花渡令從臣賦詩有聖心元不愛清流之句主大怒以  
為議已遂以吏曹叅判落職家居希顏素多大略見主亂  
政日甚慨然有撥反之意顧無餘規畫悒悒無賴知中樞  
朴元宗月山大君婦弟也生長膏粱落拓不羈出入屠肆  
中登武科歷清顯魁傑早貴為武士所推仰遂折節讀書  
通大義不隨俗浮沉又因其姊被污廢主染疾而死心常  
快憤希顏意元宗可屬大事而無交分有里人辛允武者

往來兩家甚密希顏使之微諷元宗奮袂而起曰是我日  
夜所蓄積者也希顏乃暮抵元宗家各痛哭叙平生忠義  
宜許國以死男兒死生有命豈有見 宗社危在朝夕而  
不恤乎遂與定議居數月自以孤立難成吏判柳順汀有  
時望不可不使知之遂喻其意順汀遲回久之業已預聞  
詭勉而已遂遍喻允武及軍兪僉正朴永文司僕僉正洪  
景舟等令各倡同志所糾合者多率武夫不規義理樂回  
事就功不謀而同所在踊躍

時柳濱李穎金駿孫等竄南湖見廢主荒亂日甚社稷  
將危謀推戴 中宗傳檄京師未至而反正其檄書略曰



太祖創業艱難 世宗德教休明 成宗一導成憲節用  
愛人物安物阜躋世升平不意嗣王暴虐無道父王後宮  
杖而殺之崩至王子流而殛之臺諫之言者竄之誅之戮  
辱大臣賊害忠良父子兄弟叔司連坐甚於秦法發人之  
塚棺及枯骸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等刑奪人妻妾恣  
行淫欲破人廬舍以廣園囿 先王陵寢盡為狐兔之場  
先聖祠宇變作熊席之園徵歛無藝民不聊生不特此也  
宗室兄弟妻妾逼令相奸三年通表忍短其制父母忌日  
亦皆罷之爨倫已斃人道滅矣其他木工之役聲色之娛  
池臺遊畋之樂禽獸花卉之翫難以覩縷貫盈之罪浮于

桀紂生民一時之苦姑不足言萬一大奸窺覩神鬼一朝  
遽起則易姓之禍亦或可虞 成廟二十六年禮接卿士  
培養忠義者正為今日也 晉城大君 成宗大王之親  
子也賢而有德中外屬望謳誦所歸茲以某日等欲推戴  
晉城大君某月某日舉義兵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在朝  
公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 宗祀之危云云  
丙寅九月初一日主欲遊長湍赤壁卜日於初二日希顏  
約於期日閉城門拒守推戴 晉邸區畫已成主適停其  
行將士思奮機事已露勢不可止乃於初一日夜半約會  
將士于訓鍊院百官軍民同約者與聞風者爭趨之填街



塞道於是部分令邊脩崔漢洪守內城東沈亨張挺守內  
城西倉卒無見兵馳役夫以衛希顏與順汀元宗直詣光  
化門前數百步立馬成陣寶鑑曰夜三鼓陣昌德宮洞元宗揮扇指揮  
容止若神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也

初希顏往告右相金壽童以故壽童曰此國之大事吾初  
不知首末遽從一宰樞之言而奔走可乎即卧于枕曰君  
取吾首去因伸頸出案希顏告以立 晉城之意壽童曰  
然則吾當往矣君先去希顏起出壽童徐整衣冠辟人而  
來時希顏元宗等皆以戎服結陣于昌德宮前壽童到陣  
下馬徑入據上座即召兵判曰爾等遣人護衛 晉城大

君第耶答曰未及即曰判書領親率軍人往衛

時諸議以為柳子先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臨蒞始遣  
人諭之且戎以若或首鼠遲疑則擊殺之于先聞之跨馬  
戎服而去且使家僮膏油范隨之人莫曉其意及到陣中  
調遣將士之際倉卒無可為符信者即裁割作符人服其  
智

反正之日以柳洵舊相召之洵馳赴之時未三更都承旨  
姜渾方詣闕相逢洵使謂曰今夜太早無乃錯聞更點否  
今必隨我來不然不可說也渾訝惑因從其後到訓練院  
人馬駢闐燈燭輝煌洵駐馬謂曰今日跟隨老夫不可造



次推也渾始懼隨洵以進三大將見洵讓席坐定朴元宗  
瞋目視渾曰這漢諂媚昏朝名在殺簿今不可宥洵悚縮  
無語柳順汀謂元宗曰目今擾攘之際書記無人姑使掌  
之後必殺之未晚也元宗叱咤而止渾遂牽袖執筆左承  
右奉能得其機遂皆稱善策勳晉川君

令辛允武率勇士李滌等十餘人先擊殺慙患為惡者慎  
守英及左叅贊任士弘左相慎守勤等允武使滌持鐵椎  
伏路左令別監持命牌促赴闕彼且驚惶詣闕滌奮擊墜  
馬頭腦皆出守勤被擊墜地有奴一人覆諸上以身當椎  
滌遂并殺之慎守謙則時為開城留守欲大事定後徐遣

人誅之

具壽永有導淫宣惡之罪欲并除之其族姪具賢輝方頽  
義舉謀奔告壽永壽永大備酒饌共詣訓練院乞命三勳  
因同酒盃而罷及至策勳壽永名居二等賢輝名居三等  
平明百官皆會入直揔管閔孝曾叅知柳經先出禁中洵  
洵莫測所由主出坐差備門內召承旨等曰如今太平時  
安有他變恐是興清之夫相聚為盜耳亟召政府禁府堂  
上以為虜置入直軍士官官等爭赴軍前惟後官娼女相  
聚呼哭聲震內外於是會議戟門內留柳子光李季男金  
壽涇守闕門以備主奔逸希顏等率百官詣景福宮門外



請命于 慈順大妃俄已開門引入 啓于大妃曰今  
上已失君道政令昏亂生靈塗炭 宗社綴旒大小臣民  
願戴 晉城大君以主宗社敢稟 慈旨大妃辭曰吾兒  
何堪重寄今世子年長可嗣洵等屢啓得旨

希顏等詣勤政殿西庭位坐令柳順汀鄭眉壽姜渾迎駕  
于 晉城浴邸 上避于平市署傍人家順汀等坐里門  
外再三勸進 上以戎服御輦備法物以出市不易肆父  
老呼萬歲有流涕者日午八景福宮日未暮百官班定

即位

丙寅元年上具冕服御勤政殿即位母府夫人慎氏為王

妃受百官賀頌教大赦命燕山時穢政悉皆更革廷臣咸  
呼千歲歡聲如雷

宣慈旨

宣慈旨若曰惟我國家積德百年洽于民心以是萬歲不  
拔之業不幸嗣君失道民墜塗炭大小臣僚咸曰 宗社  
為重以 晉城大君 諱夙有仁德民心皆屬予惟廢昏立  
明古今之通義肆循羣情命 晉城即大位廢王為燕山  
君民命將絕而復蘇 宗社既危而復安

冊勳

策靖國功錄朴元宗等百七人



靖國之舉出於希顏成於元宗轉危為安變禍為福實  
東方萬世之業而但希顏姿性果決而無學術順汀則  
性寬懦而無所執元宗則麁厲無稽雖忠義所激功在  
必成而施措失宜以舊恩容賊臣柳子光以基後日之  
禍瑣々姻婭皆授鐵券以賂之多寡第切之上下連車  
續狗之讖至今為病

### 安置廢主

安置廢主燕山君于喬桐廢妃慎氏出居貞清宮廢世子  
顛及昌寧大君仁陽平君誠敦壽等皆令乘輜赴謫  
廢作之初主令急取弓矢乘左右已出外無餘矣主倉黃

走入欲與妃俱出哀禱妃曰事已至此禱之何益不如順  
受而已前此規諷者數終不悛改以至於今自作之人雖  
死宜矣衰此二兒竟致何所仍拊膺大慟主低頭垂淚曰  
言之奈何悔無及矣及其擁入喬桐縣庭將卒圍入主惶  
怖特甚俯伏流汗不敢仰視

### 王妃慎氏遜位

時上即位翌日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等率柳子光  
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諸功臣及六曹叅判以上啓曰  
舉議時先除慎守勤者欲以大成事也今者守勤之女八  
侍大內若定虛位則人心危疑人心危疑則有關宗社請



割恩出外 傳曰所啓甚當然糟糠之妻何以爲之再啓  
曰臣等亦已料之然於宗社大計何請快決無留 傳曰  
宗社至重何計私情當從羣議即夕慎氏出寓河城尉鄭  
顯祖家

初反正日先遣甲士圍私邸蓋恐有害者也 上驚怪  
至欲引決妃曰軍士馬首還向此宮則吾夫婦不死何  
俟若馬尾向宮馬首距外必衛護公子之意知而後死  
未晚執裾固止之使人視之馬首果向外自少情愛甚  
篤至是功臣相議以爲既殺其父置其女於中殿則吾  
等勢不相容遂請廢之

時上不得已從之出置別宮每暮華館迎詔時必遣御  
馬餽之則妃親造白粥手捧傾喂而送之

### 奏請天朝

遣金應箕等請誥命于京師禮部題準以爲頒待一國衆  
論之公庶名正言順而群情允愜  
又遣盧公弼崔淑生將王親文武官共一千三百餘員會  
本之奏以聞禮部又題準姑令權署國事公弼即具題以  
進其畧曰竊惟權署國事者蓋因國內無主未受命於天  
子之時從權假爲之事也安有權道久處王位上膺藩屏  
之重寄下定一國之民志乎且聞危病邪之伺也大位奸



之窺也國王之痼疾猶留新主之爵命未加國事無統人心未定脫有不逞之徒煽動其間使國內不靖豈不貽朝廷之憂乎蓋天子之鎮撫四海也近者懷之遠者綏之使四方得安其職至於匹夫匹婦亦莫不各獲其所令我弊邦王位虛曠已踰一年舉國遑遑無所控告一歲之中使价再至連請恩命而猶未蒙允使弊邦名分未定國勢危疑恐非聖朝綏遠之道也禮部又題準以爲今若允許則王位之定在於二三陪臣之手家事任長再具王大妃奏本以來至明年春乃賜誥命

重修文廟黜尹妃神主

重修文廟還奉位版○舊主所移置先聖位版於僧庵者皆還奉于文廟復置守官○黜廢妃尹氏神主於太廟宥還廢朝被竄人申用漑等追贈金宏弼等官

燕山卒逝

十二月燕山君在喬桐疫疾苦痛上遣醫官救之不及侍女等曰燕山臨終無他言但曰欲見慎氏卽其妃也傳曰停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等議啓曰禮葬請用王子君禮停朝市定墓直不可爲也 傳曰然則令監司葬事檢舉本官禁火禁伐

燕山嘗作絕句曰時許羣賢宴畫亭閒憑花酒覺昇平



何徒爭喜鴻私厚咸欲思忠獻以誠又曰羣賢寬許會銀  
臺春滿長途叱撥催不啻醉憐閒夜月歸牽歌管可重  
迴

曹伸追次曰撤人廬舍捨爲亭採却青紅作運平誅盡  
元勳屠諫輔只留皂帽表忠誠又曰萬人駢死等蒼臺  
舞罷迓样賜錦催忉忉欲尋諸弟骨却於海上暫徘徊

柳崇祖上劄葬用陵儀

工曹叅議兼經筵叅贊官柳崇祖上劄略曰曩者前王大  
失人心幾傾宗社二三大臣因天命人心奉王大妃慈  
旨推戴殿下殿下迫於臣民之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

而敬奉前王之誠采篤使宰夫膳監幸姬侍從將士扈衛  
以扞不虞服御物膳絡繹於道不幸遘癘奄忽昇遐殿  
下哀傷痛悼撤膳停朝欲盡喪葬之禮議于大臣而大臣  
之議啓恐未合義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父子不可以  
不子舜豈以瞽之頑而廢我生事死葬之禮乎太甲敗度  
縱禮伊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不悛而崩則喪  
葬之禮當何以處之故幽厲亂亡雖加惡謚而王豨未替  
前王得罪宗社固不得祔祀宗桃而人臣爲君喪葬之  
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  
盡也宋太祖之於恭帝我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



之禮亦可法也上國使臣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為之圖也  
上命廣議之皆以為不可施行柳子先力排其說至請鞠  
問朴元宗以為不宜在近侍上命適經筵官兩司以有  
妨言路請勿適爭之不得

### 啓復喪禮

丁卯二年時承廢朝昏濁之餘喪禮廢壞未復持平金安  
國入侍經筵啓曰三綱者天地之大經古人謂之支天三  
柱不可一日廢者也自廢朝短喪之後人皆忘親棄禮彛  
倫墮地請下明教別示勸懲之典以立風教

先是反正初右議政金壽童言與弟兵曹參議壽正前

月喪母時值短喪脫衰供職今當新化乞解職終喪領  
議政柳洵議以草正之初非壽童不可壽童依舊例姑  
令從政壽正許解終喪上允之至是金安國始啓經  
筵正變昏朝壞禮之風

### 金趙獄

三月參議柳崇祖護軍沈貞掌樂正金克成喪人前承旨  
南袞等密啓醫官金公著庶孽朴耕儒士趙光輔李長吉  
等謀害朴元宗柳子光盧公弼等鞠于殿庭至用烙刑取  
服以謀害大臣變亂朝廷斬公著及耕辭連人等流配有  
差論功貞袞克成等加資崇祖以曾粗知其謀而不即告



聞貞將啓之意恐其事發欲免其罪而啓之杖訊長流  
時哀丁憂在家因文士文瑞龜聞朴耕金公著言子光  
構成戊午之獄盡殲士類遂使廢主縱嗜殺戮不如除  
去少伸地下之冤哀將瑞龜變服入闕上變告獄成陸  
嘉善

光輔拿就闕庭高聲朗誦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  
也何以居此地戊午誣誑賢良如金宗直之流盡為被僇  
今欲為何事也請得尚方劍斬佞臣頭戴聖君任賢相則善  
治可見成希顏問曰佞臣誰也光輔曰乃子光也語朴元  
宗曰汝推戴聖主功果大矣然何為家畜廢主內人耶又

目希顏曰曩者韓訓以汝為名儒今何以與子光同事又  
指史官姜弘李抹曰弘汝父無罪被殺矣汝等乃史官也  
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杖下十餘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  
病人也止之

臺諫劾哀告變出於希功請放耕等妻子未幾子光罪死  
哀遂不容於世

六月冊繼妃

六月左議政朴元宗等請封王妃事即命以尹淑媛為王  
妃

李穎獄



九月庶孽盧永孫告李顥等謀逆顥等伏誅錄定難功臣  
二十一人永孫封光原君餘二十人因臺啓削去

冬十月時甄城君惇爲凶徒所推戴政府六曹宗室等合  
辭請斷以大義以安宗社上不得已賜惇死命致賻禮葬  
用王子君例賜其妻米春秋二十石宗簿寺言惇子女當  
削去璿籍上曰惇之死爲宗社計也身無所犯何可絕其  
子女於屬籍乎命書之

### 雪寃追罪

戊辰三年正月檢閱權撥與奉教李希曾金瑛待教尹仁  
鏡鄭熊檢閱文瓘金希壽蘇世讓等論啓戊午史局事請

追罪李克瓌伸雪金宗直寃不報

於是成希顏奏曰戊午士榻時推官唯臣與子光在臣若  
不言殿下何由知之成宗時李克瓌爲兵曹判書以成俊  
爲北兵使俊怒辟克瓌子世經爲評事後金駟孫爲獻納  
李曹爲正言上劄論之克瓌俊悉二人必欲中傷克瓌監  
修國史見宗直吊義帝文欲發之柳子先尹弼商聞其語  
此其大槩也藝文館奉教等又上疏極言其寃上乃命復  
金宗直等官還給其家產追奪李克瓌爵收尹弼商等賞  
賜田宅

### 頒賜筆墨



三月御筆下政院曰自古人君樂聞其過者少惡聞其過者多人臣知其君過而敢諫導正者是為直臣也知其君非而進媚稱善者是謂諛臣也昔唐太宗外有納諫之量內有慚德吾不取也若有過失則外廷羣臣皆可盡言况喉舌之地乎方今予之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仍賜黃毛筆四十枚墨二十笏于政院及寶文館曰今賜筆墨凡予過失直言無諱

子光竄死

初柳子光黃綠朴元宗既復叅勲又欲以傾危之習濁亂朝廷朝論方欲論斥子光見元宗恐動曰吾與公並以武

人躋崇品文士多不悅唇亡蔭寒我斥後次及公矣元宗笑曰朝廷功蔭公久矣恨公不早退也子光破膽而去至是公論恢張三司論累起大獄戕害忠賢之罪削其勲名竄配嶺表而死

子光府尹規之孽子也趨捷多力博奕無賴初屬甲士把直建春門李施愛反上疏自薦世祖奇之召試殿庭及從軍還甚寵愛以兵曹正郎摺文科壯元睿宗初告南怡反錄功封武靈君躡取一品階常自稱豪傑之士性陰賊害物人有才能名寵出己上者必欲搆陷見者側目嫉韓明澹門戶貴盛又見成宗納諫欲以



奇計中 上所好乃疏明澮有跋扈之志 上不之罪後  
與任士洪朴孝元等欲擠玄錫圭謀敗流東萊尋放還  
然 上知其為亂政之人但復勳封而已未嘗授治事  
之任子光窺冀息澤無所不至而不得售心常怏怏見  
李克瓌兄弟當朝秉權知其足以濟己事傾身附之深  
相要結

子先在廢朝構害士類使廢主縱嗜殺戮者全由子光  
士林劫蔭反正後以首叅密謀公論未發一日子光以  
都摠官入直袖中出扇揮之忽勃然作色曰怪哉怪哉  
此扇之所書也示左右即危亡立至四字也大驚駭再

三彈指仍歎曰吾詣闕時始出此扇於篋中不離於手  
伊誰書耶怪莫甚焉忽有吏來告曰臺諫上章請罪云  
未幾得允仍竄關東而死子軫房皆竄北道死

### 柳洵罷相

己巳四年領議政柳洵以文墨出身無忤於世遂致台輔  
昏朝之際專事唯諾舉義時以首相及聞會議驚懼失措  
遽曰成令公爲之手柳令公爲之手蓋疑希顏順汀自爲  
篡立而言原其設心只欲全軀賣國反正後例加功臣號  
自度被污已甚亦無所建明復事依違臺諫交章論罷亦  
不牢讓至是因天變更論罷之



僧誣儒

十二月都城寺剝自廢朝廢為公府兩宗托虛名於清溪寺踞為禪宗有狂儒數人到寺持經帖而來寺僧囑下人尋其踪誣謂寺中鑰器將七馱而去呈訴捕廳捕將入啓搜其家只有佛經數帖而已俱以實啓命致儒生於政院責諭放之還其經於寺以儒而取經雖無行檢本非怪事而僧徒幻出飛語誣人以罪至煩聖聽其罪難赦臺諫侍從欲正其誣罔之罪而意慮有末流之弊不允識者憂之

朴辛之獄

庚午五年正月大司憲朴悅大司諫成世貞聯啓工曹判書朴永文貪黷陰險不合六卿事頌經筵朴元宗啓曰成宗以功臣朴之蕃鄭有志有功於西征特授清顯以酬其勞夫兩人不知一字之武夫 成宗愛惜官爵擬授六曹參判况永文靖國之功不啻萬萬乎永文以生負登武第獲參大勲位列二品其授工曹判書臣不知其不可也世貞曰元宗所啓臣不知其意也反正之後廢朝餘習尚存不於此時激濁揚清則朝廷何日見清明之理元宗聲氣俱厲曰臺諫之言揣度人意人多怨之然永文事臺諫既論之姑宜從之若復授此職則後之臺諫誰復敢議 永



文既駁適工判嘗懷忿恨抵卒允武第多亂言允武必舉  
事勢而折之莫介潛聽而搆告兩人言語他無證左只以  
告者之言覈問鞫成論以大逆

莫介本政院賤隸狡猾無比常出入朴辛兩家永文素嫉  
士類之排己每恨不得柄用忍誹朝廷日甚至是夜抵允  
武家謀不軌大抵欲變易朝廷以快己志也允武每舉事  
勢而折之莫介傳會搆成乃爲告變而獄事無他左驗只  
以莫介告狀覈問永文重刑猶諱允武不能忍杖每下一  
杖輒曰然矣又施烙刑皆以大逆置之極刑其子皆處絞  
家產分賜推官永文家財全賜莫介莫介爲上護軍別賜

銀帶衣仗鞍馬承旨李思鈞宋軼加嘉善尹希仁柳雲以  
問事卽陞堂上思鈞亦別賜金帶

莫介所告有永文欲推戴寧山君恠之語宋軼鄭光弼首  
倡以爲恠旣涉逆謀當竄適裔其意欲循甄城君故事也  
上教懇惻云曩者甄城之事反正之初事勢蒼黃龍勉從  
之至今傷痛豈宜心知其無妄而反加之罪乎軼廷爭不  
已柳洵盧公弼素老病家居不與朝政軼等劫出共爭金  
應箕稍有學識以爲寧山之事不當請罪性本軟弱不能  
立異憲府負多驚恟合司諸闕衆謂申解寧山無妄反請  
罪益急大意欲苟循時宰之旨且妄度 上旨雖外爲懇



惻之教而欲觀臣下意趣故不顧物論而敢請朴悅內明而多謀洪彥弼陰譎好詐實主是事軼等若爭數日度上意不回乃退

寧山竄斥人皆知枉而不敢言李弘幹入筵建白乞依世宗放讓寧故事上改容嘉歎即令放之朝野咸快十二月持平權撥獨啓曰莫介已知永文允武之謀則當無留卽發而累日乃告不伏其辜幸矣至授重賞請奪其職上從之時論快之

### 平三浦倭亂

四月太白晝見初三浦倭奴與我雜處滋蔓日久知本國

無備驕傲成習平時鎮將少忤其意必廷辱惡言至以刃加頸爲鎮將者率多庸鄙無恥掩置屈辱苟度歲月人人知朝夕有不測之患而廟謀常主恬嬉欲擇邊將以鎮將而薦用之人皆新進喜事釜山僉使李友曾驚劫而虛誇御居倭無節供役土木一欲以威劫之或以繩懸倭首於木末彎弓射其懸索人皆懷毒而外摺節度使柳繼宗亦麁鄙武夫馳啓褒羨朝廷賜表裏以獎之諸鎮爭尚苛暴左水使李義宗亦要功斬居倭海採者十餘人挑怨致寇一日倭海多犯海邊浦人偵探來告友曾罵遣之移書諸鎮而亦不備虞初四日黎明三浦倭潛引對馬島倭奴分攻



薺浦釜山浦兩鎮皆不城守賊至帳下主將方覺薺浦僉使金世鈞匍匐城為賊所執拘囚不殺友曾自以其身裹草菴中隱於室中賊索出嚮分之并害其兄友顏兩城老弱及鎮軍皆屠殺之遂進圍熊川東萊大抵賊眾不過數十以盛稱程長為首行軍布陳頗有記律間出遊兵焚劫閭里烟燄漲天時昇平日久民不知金鼓吏民無人色奔竄恐後右道兵馬使金錫哲領兵欲援熊川見兵總數百自以眾寡不敵實且畏劫不能前進為賊所敗退保昌原地面

是月初八日癸巳慶尚監司尹金孫右道兵使金錫哲右道

水使李義宗左道兵虞侯李昉馳啓入來時事起倉卒朝廷亦無勝算上召議宰臣兵曹判書柳疇年對曰左路臣自當之右路則有可用之人人必以為不可上若排眾論而用之臣當舉之不然則不敢言矣上許以不撓乃曰前承旨黃衡是也左右果曰是嘗以搗婦翁見棄不可收用疇年曰今有孝己尾生之行無益於用二卯棄干城自古非之成希顏力贊其議衡遂與疇年為左右防禦使往勦其賊

初九日 上以左議政柳順汀為都體察使兵曹判書安潤德為慶尚道都巡察使



賊侮我無禦乘高結陣欲盡輸財物衛等分三道挾擊令舟師圍賊船素飄忽不能持久敗走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二十二日潤德馳啓捷音曰本月十九日昧爽黃衛領兵一千人柳曄年領兵一千九百人金錫哲領兵二千人分三道由陸路李義宗李甫分左右翼由水路並進賊退屯齊浦城外分據東南西三峰其鋒甚銳衛先入攻曄年繼至自辰時合戰令先鋒各持鹿角木以拒賊賊不敢逼又以投石軍爲一隊攻之賊盾皆破東鋒先潰西南峯繼之賊先以老弱載船且戰且走諸軍薄之賊爭舟自相刃殺中矢溺死者不知其數全船覆沒者吾艘軒獲二百九十

二級

五月順汀等還八月己丑 上犒勞順汀以下諸將士倭奴變作之後 上怒其變詐反覆將欲絕和不許接待成希顏柳順汀等反覆力請至一月之久始令許和而減其歲船之半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卒美容儀風采俊聳中武科歷清顯按京畿時燕山立標四方百里撤官舍民居無得出入犯者死元宗奮然陳列主怒曰前此無忤我者某獨敢爾及遭亂運機遂成不世之勲病革遣承旨問所欲言乃謝曰但願 聖上愛惜人才



撤圓覺寺

壬申七年先是世祖時創圓覺寺於都中至是命撤毀以其材給昏朝撤來人

領議政金壽童卒端重多智自儒及相人不敢議其非反正日身不詭隨處不顛錯人服其量

青松府使鄭鵬卒于官鄉新堂學於金宏禹泚潛性理之學終造精妙之域嘗曰如論語書吾教夷狄亦能使至大義也為案上圖以自警李退溪曰公之學問精造當觀於此圖矣為玉堂時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殺鄭誠謹可否諸僚會待鵬至曰可殺滿堂愕然鵬曰一人死與吾輩皆

死孰愈誠謹遂死或問曰朴英曰鄭先生玉堂之議可謂能處變而以出處言之似未穩當英曰然

菁川府院君柳順汀卒猿臂善射詩文雄逸尤長四六時稱文武全才曾論任士弘士弘百計中傷竟不得售舉義日朝貴多賴全活昭陵之復排仰正議終始牢執忍自朝堂有病早出遂死人謂人禍不加不免鬼誅云

復昭陵村太廟

癸酉八年二月雷震太廟松木上驚動親行慰安祭于宗廟因於思政殿簷下延訪羣臣各陳所懷又命招柳洵成希顏盧公弼六曹叅判以上漢城府堂上更議以啓



傳曰今觀昭陵追復之議盡情義予初非不知追復之合於情也然其間豈無非輕之事乎國之大事人君不可獨斷必詢於羣臣輿望定一然後抹之不亦可乎此事甚關於事體其謀國大臣豈偶然詐慮而獻追復之議乎告廟之事其令禮官深加揆度務中於禮追復甚可

於是追復顯德王后權氏位號 傳曰告廟事其以非先王本意令禮曹斟酌爲之

傳曰惟我 相宗以誠孝奉先對越之敬尤篤於宗廟念惟 昭陵廢不廟祀積有年記項於經筵因講官之啓命考實錄知追廢之論非出於先王本意而迫於其時大臣

之纏諸也將追復之議問諸臣則有以告廟之辭爲難故持疑不決不能卽從羣議者 先相已定之事 成廟朝亦有上書請復而竟不能復者豈非大事不可輕斷耶予每常親祀闕宮觀 文廟獨亨深用疚懷今者詢謀僉同國是已定茲命禮官議求古典務合情禮更告 太廟追復位號配亨 文廟以伸萬古公議

二十一日改葬于顯陵之左○初陵旣廢移北海濱絕奠亨積年記居民僅識只傳一阜尚有依其說往掘之深而玉匣無所見是夜監官微寐夢覩帳前具王后儀兩了鬢侍召監官勞之曰爾等勤苦監官拜伏駭汗覺而異之明



朝漢加數尺許忽見漆片如掌着鋪刃而出遂得法物果能克其事○兩陵間海松叅天下玄宮後忽自枯死兩陵更無遮隔人皆以為精傷所感又於開陵日環舊陵白日大雨俄頃而止

五月初六日 上幸宗廟行 顯德王后祔廟祭祔謁躋祔一如初陪享諸臣莫不感歎

先是成宗辛卯布衣南孝溫時年十八上疏請復昭陵位號略曰臣按世祖大王廓清大難化家為國不意丙子餘禍昭陵見廢二十餘年冤鬼無依臣不知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禴祀蒸嘗哉臣聞見殘鄙固不

知某事招某祥某事招某災也然臣妄意昭陵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亦未順從可知矣縱曰已毀之主禮不當復入宗廟惟當追復尊號改以禮葬一如先后之禮以答人心以答天譴以答祖宗之意豈不美哉若曰廢之更歷三代祖宗之所未舉行者今不可追復禮葬則請以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睿宗曰予當否而汝當泰若局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之志也夫事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沉於前不用變通哉况我大明皇帝追復景泰之仁昭昭在天地間此即當代事也伏願殿下留神採擇焉則豈特災



息而已將見神人和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矣 成宗以其疏下政院都承旨任士弘以臣子所不敢議防啓願相鄭昌孫當廢 昭陵之時與知者故亦防啓

燕山初忠清都事金駟孫上疏略曰我國家正如金甌而猶有一缺舉朝臣子戴天履地嬉嬉於網常虧缺之中而不知何者自古帝王無獨主而 文廟則獨主先陵蘊濟世之略迫於羣情不得受禪爲 宗社計也其廢 昭陵恐非 先陵本意也臣聞 文廟在東宮 昭陵已阻其不預復 魯山之謀明矣若以母故

則當時首謀諸人誅其子而原其女以其女無外事也宋瑛壽 魯山之舅而子琚姪媵已蒙先王之宥位諸朝矣然則 昭陵復不可宥乎臣願 殿下復 昭陵禁樵牧仍復其主以扶一國之綱常幸甚

至是壬申十一月晝講講及唐太宗不入寢廟事檢討官蘓世讓啓曰人君則 太廟臣下則家廟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庶人皆有祀事我 文宗大王獨以一位享之其時之事則臣未知之矣 成宗朝以後 昭陵事或有啓之者而不改之衆論深以為恨若子孫以 祖宗之所為而不改則雖萬世其過不滅矣我國



失舉無如此事之大也 上曰 昭陵事 祖宗朝所為  
而無陳啓者事在久遠且非輕易今之處置似難矣仍  
傳于政院曰若議此事則當知源委實錄斯速考出  
成宗朝亦有此議論並考出

實錄考出後領議政柳順汀等啓曰臣等考見實錄

昭陵事丙子五月乙己命左承旨具致寬往義禁府問  
成三問 上王亦與知汝謀乎三問曰知之權自慎告  
其母通于 上王後自慎及尹岭孫屢進約告期其日  
朝自慎進昌德宮 上王賜長刀于致寬又問自慎所  
答如三問丁丑六月議政府啓曰云云

己見上丙  
子六月 上從

之 成宗朝有儒生南孝溫請復 昭陵上疏 傳曰

今觀其時之言至為詳密 祖宗朝大事似不可輕易

令政府六曹叅判以上漢城府堂上會議以啓

傳曰 昭陵事無言之者故予未知之頃於經筵有以  
魯山事言者予意以為當時以子之罪緣坐其親於律  
文無之故俾考實錄而見之則非但權自慎與其母謀  
逆伏誅其母既伏誅廢為庶人則其子寧保其名位也  
然此大事命大臣議仍以實錄筆子示之

柳洵柳順汀成希顏宋軼盧公弼閔孝魯議曰追復

昭陵於義似當但當初廢出時 世祖既告廟矣今若復



之亦不得不告未知將何辭而告臣等妄議後嗣王未得輕議此事

申用漑姜渾張順孫全詮朴說姜微曹繼商柳耽年孫澍成世純等議曰 魯山初生而 昭陵卽薨逝 魯山末年之事 昭陵所不知當時大臣以弟自慎之故建請廢陵而從之恐非出於先王之意也當初雖已告廟今既考實錄知不干於弟謀復陵正號甚當若曰既出廟今更祔廟爲難則別立廟亦可以義起 大司憲李自建大司諫趙元紀等合辭啓曰今觀大臣之議乃曰於義當而未知何辭以告苟當於義告辭何

難臣等觀其實錄其不干涉明白天意亦洞知不干則非獨臣子之心有所未安於聖心所當惻然者也苟當於義則從之况告廟之辭順而無疑乎

自是臺諫伏閣日四五啓弘文館逐日上劄至癸酉三月朔不報

至是廷訪群臣更議以啓成希顏議 昭陵之廢已久以今災變指為不追復之咎則固不可知但其欲復之群情乃天性所激發若阻天聽則人心未安豈奉若天道之意乎臣以告廟不能雷同於前議今宜令禮官深加揆度凡祔廟起陵儀節務合情禮以快輿望柳洵議



昭陵追復合於義臣初議時但以告廟為難其後聞羣  
議皆以為當復則告辭必有得其宜者國家大事當取  
詢謀之同盧公弼議追復 昭陵未安事臣前議未能  
解金應箕姜渾尹金孫沈貞議 昭陵事前日議計錯  
料今更思之追復甚合於義申用漑張順孫金詮朴訖  
姜澂柳聃年孫澍成世純南袞李沆柳雲議 昭陵當  
復位號前議已盡但因告廟為難之議臣等有別立廟  
之議非謂不可附廟也其廢也既非先王本意其追復  
告廟何患無辭今若追復廟制復歸於正則後世亦知  
非先王本意也宋軼議追復 昭陵情理可當臣亦知

之但告廟為難事前日議啓不可變更然朝廷公議如  
是豈拘一二大臣之議大論議當從國是李自堅議復  
昭陵為便事臣於經筵面奏今不可變

鄭光弼拜相

時三公有闕朝野屬望金應箕成希顏獨颺言金應箕美  
如金玉當國家有為之日無能往來應箕踐履端重操重  
誠敬平生無疾言遽色大為 成朝所器重而希顏不稽  
衆論妄加貶毀朝論惜之光弼風骨奇偉骨次恢廣外和  
內剛早負公輔之望有兗局而善應接言貌休休而吟畦  
甚嚴希顏常服其度量歷選一時人才以光弼為首常曰



百用漑不能當一先弼薦以代己自處巖廊務得衆心先  
事而猷炳幾而憂安危邪正之機屹然有奔波砥柱之力  
人稱有古宰相風焉

請復子先勲

十一月右議故鄭先弼啓曰忠厚之風國家元氣柳子先  
翊戴之功古今所無不可以其罪以削勲 上議大臣而  
還錄之

先弼之盛稱子先之功者專以逢迎推賞莫介之旨且  
欲慰安失職功臣云物論嗟惋

於是臺諫侍從文章論列子先之罪請還削日以庶孽因

時多故得售奸智傾險喜事殘滅善類中興之時復叅勲  
列又欲以傾危之習濁亂清朝放逐海濱將死幾歲兩目  
全瞽及其死葬軀不奔喪房不會葬而自就滅亡軀迫逐  
老母劫殺弟房昭昭之天其可誣乎玉堂連月伏閣始蒙允  
上同

昌山府院君成希顏率性坦率多大節立朝慷慨志尚不  
苟率倡靖國之舉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士相糞草草功  
名大損於舊時晚愛妓妾強情致疾人以是短之

醫官提舉

甲戌九月特以醫官高世輔爲惠民署提調世輔之子曾



為本署教授該曹以為言命與活人提調河海宗相揆兩  
人皆昏朝淫媒之臣世輔尤慝惠不測反正後仍為首醫  
頌通干請至授提舉上又留意雜術如地理談命之類  
皆被引接錫以御衣術人趙倫者亦出入無節云陰崖  
日記

章敬王后昇遐

乙亥十年春章敬王后誕元子七日上賓上有促斂  
之命禮曹叅判成夢并堅持不撓務從禮制

請復慎妃疏

時朴嬪生福城君岾年長而寵冠後宮覬覦非分是歲八  
月淳昌郡守金淨與潭陽府使朴杵議曰元子在襁褓中

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若從成宗廢妃與慈順大  
妃以後宮陞坤位之例四封為正妃難為元子地莫如復  
立慎氏伸無辜廢處之寃明無妾為妻之義所以全舊恩  
而防側位之窺也遂因求言合辭上疏

合辭疏略曰造端疑始者出乎正則大綱大源井井然先  
明動盪乎上以達之于萬事萬化者如影之隨形如響之  
應聲無往而不一于正矣反乎是而求其成譬猶溯其源  
而望流之清不亦難乎昔周之化始于末第之間流動乎  
朝廷之上沛然覃被于四方當是時也夫夫婦婦父子  
子君君臣臣無有寸邪毫累敢干其間以至天地位萬物



育騶虞麟趾休祥畢應綿歷八百何莫非闕睢鵲巢之化也及其衰也內教崩弛有無故廢斥正后而卒召戎狄之禍有并妾爲嫡紊亂名分而竟連爭奪之亂其他如唐高宗廢主皇后而終見杜穰覆滅子孫勦絕宋哲宗廢孟后而本原顛錯陰邪釀孽馴致靖康之變况又有以妾爲夫人瀆亂其常禮者其禍豈少哉魏文帝將立鄧貴嬪爲后而中郎校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古來治亂興亡之跡瞭然可驗如此臣等伏見故妃慎氏被斥在外殆一記于茲臣等未詳厥初之由不知有何大故舉何大名爲此非常駭愕之事乎夫王者承

統纂諸先正夫婦之道以侔乎天地內以治陰教外以理陽德齊主乎廟社神祇夫配匹之際其重大如此苟非不順於親獲罪於宗社則雖有微愆細忒決無割絕之義矧無名無故而廢斥其何以承宗桃享天心乎當靖國之初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旣除慎守勤則以爲妃乃其出也殺其父而立其朝慮有他日之患曲爲自全之私舞出廢黜之謀茲固無故而又無名也慎氏自殿下龍潛之初載嘉協貞卜以成好逮姑婦之意已定於慈殿及殿下又承大統正位中壺受臣民之賀膺廟社之主榦翟之尊已立蘋藻之奉有望母后之分已明慈殿無違忤



之譴第調無可去之愆神人無恫惡之詆 殿下受制於  
強臣不能保其伉儷之重豈不痛心哉彼元宗亦豈不知  
名分之大如天地之截然不可犯也唯其謀身之狡計勝  
故肆然無顧忌棄草昧危疑之際謂 殿下唯其所爲而  
莫之違拂劫制 君父如妾諸掌股之間放逐國母有同  
拋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推其心則雖至董曹亦何所  
憚哉嗚呼旣往之失則已矣豈遂不可得而復正乎在  
殿下轉移之機耳今內政缺位宜因此時廓然決斷復  
正 慎氏于神后之位則天地之心所享也 祖道之靈  
所矣也臣民之望所副也 殿下將此位欲屬之誰乎彼

元宗等雖曰有大功於王室當時天命人心咸屬 殿下  
適乘天人之會效其力而負恃其功肆然不忌劫制君父放  
逐國母犯天下古今之大分此萬世之罪人也功不可以  
掩之今雖已死宜明正其罪追奪官爵曉諭中外使當世  
與萬世灼然知大分之義截然不可犯也云云  
上下其疏於政院 傳曰此大事豈可聽小官之言而爲  
之乎雖下該曹亦難施行留此疏于政院

請拿推金朴

於是大司諫李荇倡言若立 慎氏有王子之慶而論嘉  
禮先後則 慎氏居前置 元子於何地大司憲權敏手



等和之兩司靡然從之兩司權敏手李荇等合啓曰朴祥  
金爭上䟽敢發邪議至爲該愕請拿致詔獄推其所以其  
䟽不可留中速示大臣使人洞知 上意可也○傳曰予  
亦觀其所以爲國家大事輕率議之予意亦欲推問其由  
但因求言而上䟽故置之不用而已不必推治茲以命留  
政院耳今聞臺諫所啓果是矣依所啓推之

上召政府堂上示其䟽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  
政金應箕左叅贊張順孫右叅贊南袞啓曰國家大事已  
定多年而今發狂妄之言至爲非矣雖拿推豈有他意必以  
䟽中之意置對大抵求言之後所陳雖極狂悖拿推似過

矣 傳曰朴祥等在侍從久矣言之無難而承三勲已亡  
之後敢發此論豈無邪意乎推其情則人心可定而邪議  
亦熄矣洵等三啓不從

備忘記命推朴祥等曷慎氏反正之後朝廷舉大義共請廢  
出國論一定 章敬王后已封王妃上告天朝一國臣民  
戴爲國母爾等乃曰肯抱鬱鬱久矣而前此不能伸吐者  
正以 章敬當臺若復慎氏難爲 章敬故耳今 章敬  
上賓故汲汲陳之 章敬若不上賓則置 章敬於何地  
乎爾等臣事章敬禧陵上賓哀毀情義當未殄必是爾等  
常有無君之心明矣此何意耶爾等之言若正則嘗以臺



諫侍 不為難言於今坤位有缺三勳已逝見其勢乘間  
以為必欲復慎氏窺覘 上意搖動羣心是何意耶朝  
講領事鄭光弼知事申用漑說書任權特進官高荆山  
成夢井力諫朴祥等不可罪之意 上不從  
八月禁府照律杖一百奪告身徒配而杖贖大臣之力也  
朴祥南原金淨報恩

### 李荇反駁

吏判安瑋以為大臣之議不行於朝廷使體統不嚴及登  
講筵啟曰朴祥金淨承求言之教謁誠盡言今以一二人  
之言反加嚴譴此實杜言路沮士氣貽萬世之譏也宰相

東國論斷國事臺諫特繩愆糾違而已大臣侍從舉皆勿  
論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之可謂公論乎且罪敢言之  
孰能忘身而殉國乎於是敏手及荇反駁瑋指以誤國為  
物議所沮而停於是朝野之士喪膽畏縮以言為諱

### 趙光祖疏斥荇等

十一月正言趙光祖疏斥荇等曰臺諫職主言路而反罪  
言事之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拒諫之漸其失大矣不可  
苟容請皆罷之反覆不已 上議于大臣盡適兩司

### 朝論角立

於是朝論角立大司憲李長坤大司諫金安國右光祖之



能扶植言路掌令柳溥金希壽惑於李彦浩之議右李荇  
權敏手曰言路乃國之餘事長坤反覆曉喻猶不得相容  
詣闕各陳所懷上命適長坤安國直提學金安老發兩  
是之論駁適薄等而曰先祖為言路扶植敏手荇為宗杜請  
罪俱未為非云云時議以為荇敏手深嫉趙光祖安老兩  
是皆得罪萬世公論云

越明年十二月金淨朴祥因公論復立於朝李彦浩出  
為全羅監司權敏手出為忠清監司李荇見罷金安老  
出為慶州府尹

慎氏雖以為罪見廢而如可復位則事勢豈不妨碍乎

以此角立爭辨以基朝廷不靖之端釀成南袞之姦馴  
致己卯大禍惜哉當初安老堅執不可復位之論遂與  
一時賢儒角立亦非無所見也

### 復讀書堂

讀書堂為昏朝所廢改紀初改寓於古淨業院卜基於東  
湖松菴之西麓謂之湖堂

### 罷忌辰設齋

丙子十一年東俗凡忌日設齋於僧舍謂之僧齋先王先  
后忌辰循俗行之至是趙光祖建白罷之

### 致祭魯山君燕山君墓



時 上講禮記至論泰厲事講官奇遵金宏微及燕山立後之意領事鄭光禹亦諷之并及魯山事柳洵等皆難之只令兩君夫人生存時官給祭需以祭禮曹節目墓所四名日家廟四仲月忌祭奠物依王妃考妣例致祭

誣獄相繼

檢詳金正國以問事即夜半承命詣闕 上方坐思政殿禁府堂上及三公入侍拿致兵曹判書柳聃年同知李長生于殿庭盖有賤人告聃年等謀逆今夜會闕門而散也其實告者造意希賞先以聃年言憑邊警事通告于長生及他武班人使之會于闕門構成事跡欲實所告也有內

禁衛閔崇英者當先問正國以問事即承命鞠問以今夜出入與否則戰慄失措欲諱其來闕門事正國潛解之曰觀今日獄事直則免不直則不免慎勿驚怖直輸今夜之行止崇英解其言直輸不隱事竟得正大抵獄事聽辨不詳專以辭語之諱遽加重刑則未有不枉崇英辭錯加刑誣服則聃年等亦不免逆罪聽獄如是

逆人柳世昌謀亦邀功受賞聚隣里小兒相與雜戲錄姓名爲作契之狀誘會于家因飲博賭取各人之衣曰來日可備酒來贖衣去遂皆令散去潛書各人姓名及謀逆辭緣割衣納之還合縫藏之翌日依約各至還與衣衣之即



日上變告命皆拿致闕庭鞫問了無他驗世昌供請開衣領縫見之可知即依供開見果有書錄謀逆之語無辭取服數十人伏誅杖死者甚多其數十人年甫十五六風種滿頭為所狂誘被誅聞者冤之

有人上告童蒙教官某學其弟子將起兵謀叛遂命分捕之勝寇者數十餘人十五六歲者又數十十二三者六七十而十歲者亦數十人禁府桎梏鐵鎖過半未足皆以藁索繫項坐之於鍾樓下鄭惟告年方十歲隨同門諸兒而去經日不還父母尋之則亦在其中鄭先兩啓曰臣之孫王壽惟告小字年十歲亦在囚中敢來待罪但此皆無知小兒

請審其獄 上使推官案之羣小兒等於南山上脫衣為旗抗枝為鎗為習陣之戲並無他端遂反坐之盧永孫鄭莫介之外自柳重榮以下告變反坐者相繼猶踞然不止

### 丹妃

丁丑十二年丹王妃定文尹氏大憲金瑞大諫柳雲啓中殿時御所與宮禁一體而鄭眉壽妾入侍云右女在昏朝倚勢仗孽身且經人正始之時固宜痛斥 傳曰斥之

### 元子出寓

時元子生甫三歲氣質沈重言不輕發儼然若成人保母侍兒不敢弄語令弘文館選進教養之方出寓慎妃所顯鄭



祖家俾知民間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

宥兩君

時甄城君爲勲臣所害寧山君爲南袞所搆因李顥獄方在謫掌令李弘幹因尺布斗粟文義陳兩君事 上動容感悟遂放釋時議忌其敢言不復顯用

趙先祖陳達

戊寅十三年正月講筵入侍侍講官趙先祖曰禮貴得中過中則非禮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過自貞熹王后臨朝筵臣不敢仰視積習至此廢朝沈順門之死專由仰視也筵臣又言中朝之臣登筵奏事聲振殿宇我朝則以俛首

低聲爲恭幾不可聽非古也於是始命入侍諸臣勿俯伏  
先祖白 上曰人皆曰世道漸下後世終不能復古若如此言則今當爲禽獸之域而無復人道矣三代之治復之有要苟能明我明德使萬化皆從此出則下民觀感效法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苟不以德而求諸事爲之末雖使措施或善何益之有然亦非拱手自修而已必有禮樂刑政以爲導之之具則民豈有不從者乎 聖上卽位以來人心莫不思治而舊染汚俗尚未盡革當此之機若不正士習厚民生以建萬世不拔之基則聖子神孫將何所賴而爲治哉 上改容稱善先祖嘗極諫黨錮之禍因言



成宗好賢納諫一時善士謂以堯舜之治可復致也盡言不諱不避權勢凶險大臣陰懷憤懣及遇廢主卒逞積憾仁人善士殆無遺者近來朝廷雖似清明識者猶以為憂誠以清議盛行則小人不得志而傍伺者多也今聖學高明以此為恃然一或怠惰致生罅隙則浸潤之譖必由此入矣昔在世宗朝大臣黃喜許稠等與集賢學士更相責善心志脗合當時有佛堂事大臣諫不聽集賢諸臣以言不行去其職世宗謂喜曰侍從皆去奈何喜曰臣當招來遂歷造諸學士家以邀之是時太學儒生道遇黃喜責以不能諫君喜不惟不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

成宗朝則大臣不及於古故聖人在上而不能致隆盛之治中朝使臣董越謂許琛曰甬國有君無臣云上深然之謂光祖曰范祖禹言國家當遵祖宗之法此言甚當光祖曰先生之金科玉條固當遵守然或有膠固不便者則亦不可不度而通之要在識其勢察其機而已時上慨然欲得賢士以興至治光祖曰科舉金取詞章徒長浮薄外而監司守令內而六卿三司咸薦才行之士聚大庭而親策之則可以得人此漢賢良方正科之遺意也既薦其才賢又識其學術斯無所失矣鄭光弼難之光祖曰大臣所以難之者蓋曰近古所無然今日為之則明日當



為故事也又曰昔朴彭年有田於廣州可種五六斗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何必別置田也彭年即賣之當時俗尚如此故能成至治方今風俗偷靡上下必以至誠求治然後教化可興也

趙光祖請對

會寧城底野人東古乃外示向國內懷異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來犯甲山府多虜人畜而去邊將如東古乃所為馳啓將治亡人深處變名往來南兵使密啓東古乃潛於甲山近處往來渙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兵掩捕命召三公該曹知邊宰相議之皆曰此而不懲城底野人繼

踵叛亂終將難救宜速遣諳邊重臣同監司兵使措置捕獲置法以懲後來上允之先諭密旨于本道又送兵甲兜械命遣李之芳特賜御衣弓矢即日當拜辭上御宣政殿召對仍賜餞宴三公及諸臣環侍左右內侍啓曰副提學趙光祖來請入對即允之光祖進曰此事譎而不正殊非王者禦戎之道正類盜賊穿窬之謀以堂、聖朝為一么麼醜類敢行盜賊之謀而不知辱國損威臣竊恥之上即命更議勿遣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機制度不可執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進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



自少出入北關白首于茲邊備之事彼虜之情臣已備諸請聽小臣之言迂儒之言自古如此雖似近理勢難盡從廟謀已定不可輕變上猶不聽諸宰樞皆懷不平而罷先祖獨以三品之官能以片言動上意以止朝廷之議人皆側目

刊布鄉約

四月侍講官金安國啓曰臣按嶺南得呂氏鄉約正俗等書聲其註解翻以諺文而刊行得農說蠶書世宗朝所翻譯開刊者臣又別撰諺文刊行得二倫行實做三綱行實撰類而刊行得辟瘟方瘡疹方遵兩朝故事而刊行亦頗有效願推行諸道上并令纂集廳刊布侍講官竒遵曰安

國向在嶺南以小學教一道士有私奴呂衡者求讀小學上書安國曰義理出於天性父子君臣之道正然後天理正而人道立矣僕隸之人猶能興起如此況士君子乎此可見教化之行惟繫在上之導率然難得者機會也

罷昭格署

兩司玉堂藝文館交章請罷昭格署大臣等亦啓之累月不允副提學趙先祖請面對極論之翌日又學僚負伏閣四啓不允謂承旨曰不蒙批允今日不可退日暮臺諫皆退先祖愀然謂同僚曰日已暮言官已退我輩雖被罪責當竭誠論列終夜不退以回天爲期論啓鷄鳴不止上



時暴雷震侍講院書樓副修撰金隣厚上劄陳修省之道  
畧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為本蓋必親  
賢才可以專輔翼而攝教化必正士習可以明彞倫而厚  
風俗且如向來已卯之禍士林無不愍其冤枉而至今不  
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之疑下以灑  
諸臣九原之忠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又輒斥  
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虛心靜慮反  
躬而察之隨事而驗之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操存深惟  
致災之源痛自刻責惟曰惕慮格其動天之誠盡其接物  
之心要使本源澄清表裡皆實無一毫私偽以雜之則邪

國恤

十一月十五日 上昇遐

正有所定是非不難下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整已解之紀  
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頽敗有不足虞矣

上廟號中宗○傳曰父王當廢朝危亂之時撥亂反正使  
宗社再安有中興之功欲稱朝何如回啓曰昔宋高宗議  
廟號時或欲稱祖尤表以為漢光武以長沙靖王之後入  
繼大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繼欽當不宗  
稱祖我朝 世祖之稱祖以中興而以弟繼兄故也 大  
行王雖中興直繼 成廟之統稱祖未穩命更議大臣以



曰此事予豈不許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明日召大臣議而罷之

### 地震

五月鄭光弼為領相申用漑為左相金應箕為右相應箕被論辭職相位久缺上命卜相領左相俱薦金銓李繼孟南衣以入上曰安塘何如對曰誠得之奇遵曰欲太平須相當代第一人李廷慶曰是謂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然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大任上親故安塘以吏判即席拜相李長坤代為吏判沈貞為刑判金淨為吏叅韓忠陞應教金絀轉銓即皆睿旨也是日忽地震有聲如雷殿屋掀蕩人馬驚仆城屋頽壓終夜不輟自是其勢漸殺而無日不震竟月始止八路皆然

沈貞乙亥以吏曹叅判駁適安塘以吏判行政時刑判有缺未得其人僚佐薦貞塘曰花川君足矣竟不注擬至是趙光祖以副學焚黃先瑩於龍仁是日地大震光祖曰今日沈貞必判秋曹果為之因延訪求言為始諫彈罷子思遜又以注書駁罷自憤見屈時議退處江亭遂與南洪構黨論

### 賢良科初設收議

六月傳曰為國之務人才最先薦賢之責惟在宰輔旁招俊乂吐哺握髮古之良相咸以是為急求之有道豈無其人予之臨政願治求賢如渴一紀于今然而治效未著



賢才或遺法擬之際每有乏人之嘆豈不深可慨哉欲賴羣哲之輔庶臻治安之道咨爾政府其體予懷廣詢博訪以副予側席之意事下議政府

時朝議以爲我國用人唯科舉一路聚句讀之士較一日之長碩德宏儒終老蓬華不求聞達若搜訪遺逸布列朝端卽三代之美政然先王典章不可輕改則師表論思之任多有可礙不如薦發而試取遵漢世之良法也舉朝合請以趙光祖亦啓曰以上之志治無成效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何患不得

獨鄭先弼以爲非 祖宗之規且我國人心不如中國之

淳朴後弊必多不可創設左相申用漑贊成崔淑生力主可行一時特論之人短光弼守舊之陋

禮曹同議啓曰歷代取才之法規制各異難以徧舉唯西漢孝廉賢良等科最爲近古又其選舉之方考諸史冊可見元朔元年詔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在令相長丞相所屬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建武十二年詔三公先祿勳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郡國茂才偕計到京師天子臨軒親策云云選取節目詳悉備具今亦倣此才行兼備可用之人令京外審覈名實廣



薦京中則四館專掌勿論儒生朝士薦報成鈞館轉報禮曹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弘文館亦舉所知移文禮曹外方則留鄉所報本邑守令守令報監司監司更謹察移文禮曹禮曹收合京外所薦開具姓名行實報政院咨聞殿策諸事臨時咨稟間有名實乖戾謬舉之弊亦無可慮舉主姓名并錄以憑後考何如依允

擢拜趙先祖

右議政安瑋咨儒生昏欲得趙先祖為師若無同知館事則士皆樂於就學矣 上乃擢趙先祖為同知成鈞館事先祖曰臣出身未久陞秩甚驟族親鄉黨皆以為禍在朝夕况又加非分之職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惟 聖上保全之上不許又拜大司憲執法平允教導無至習俗為之一變市井小民羅拜曰吾上典至矣

射矢建春門

己卯十四年二月射矢建春門繫書著門扉政院咨曰匿名書不可開見但射闕門故咨之 上召都承旨權撥入對教曰去月有箭射入禁苑初疑射鳥而誤發者取審之則截箭腰還合空其中納書言朝廷間事其文字非迷劣無識者之所為也且曰某日射議政府某日粘榜延秋門而不啟故又射於此云云此必一人之所為也撥曰退計



十餘日間果繫書射議政府而舍人以為匿名書焚之憲  
政門亦射之云矣 上曰予初見此書欲示大臣而似入  
其術中故不果今射闕門亦只可知之而已

請革女樂

臺諫啓請革罷女樂禮曹與議政府啓曰女樂之用三代  
之上則未可知考之古文用之於宮中今者內殿用女樂  
不可廢也請革外方女樂京妓則勿革兩司并請革京妓  
竟以內宴無可代用者大臣難之不果革

賢良科

四月 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凡入試者百二十人取金湜

等二十八人

王若曰予以寡昧承朝廷艱大之業夙夜孜孜惟不克負  
荷是懼上下同心期臻唐虞之治于今十有四載矣治效  
未著人心漸至澆薄民生日益困窮予竊痛焉究其所以  
必有其道可得明言耶如欲民安物阜風俗於變復唐虞  
之治其道何由帝王之道不墜於地在人子大夫必有識  
其大者其各悉著素蘊予將親覽焉讀卷官申用漑等課  
次試卷取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入啓

傳曰古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宜廣取賢才布列朝  
廷可也且金湜賢者要得此人將為師儒之官而恐或不



與其取也今居壯元之列予別有所喜焉用漑等啟曰非徒湜也有名之士多與臣等亦甚喜焉

賢良科榜目及薦目掌令全湜氣度剛正性又聰悟樂善好古脫俗自奮博學醇識才器兼備志操修正卓爾學問淵源有餘踐履篤實○佐郎趙佑操履淳實樂於從善有學行器識○佐郎李延慶有學行幹局才識志操○生負安處謹端雅明敏趨向先正有學行有志操○進士全明胤有學行有志操○進士安珽有學行有志操○進士安處謙有才器○生負權碩志氣勁直簡潔自守有學行有才器○進士申洛識度明敏有學行才

藝有志操○正郎鄭浣性度堅確力於檢身孝行純篤才學卓爾氣宇毅然有古人風○佐郎閔懷賢志操純篤且有才行○幼學安處緘端正厚重操履有方性堅篤志學有才行○持平朴薰氣局弘遠不露圭角有君子之量學行方重志操端確性和惠有學識操行○進士錢錢淳厚方正有學識才行○幼學申遵美有學行有才行○叅奉金神童心行不苟有識量才氣○進士姜鴻操履端潔有學行○前叅奉房貴溫性度溫厚簡約有孝行○生負柳貞有學識○生負朴公達稟性醇謹孝友篤至○幼學李阜有學識操行○前直長金大



有有學行才行○幼學都衡恬靜篤孝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縣監閔世貞孝友篤實○直長金顥慕古尚志學行醇正○生負慶世 局量弘遠不事浮藻有學行才行○進士李翎有學行才行

趙光祖啓修舉

五月大司憲趙光祖啓曰今國家修舉之事皆 先朝所未遑也他日小人若假紹述之說而中之則善類殆矣近來祭魯山復 昭陵等事皆志士所欲行而未得者而至於聖世侍從之臣建白行之且 慎氏復位之議金淨朴詳至於上疏亦是正論而其時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

皆小人所藉口而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聖上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言於元子也今師道雖不立而朝廷之士有朋友相責之義友道尚存他日有欲陷君子者亦必指為黨類如宋之元祐也自古正直之士盛行於世則必有大禍隨其後今閭閻之間亦皆以大禍必生於朝夕云蓋懲於前者深矣

疏論三公性行

六月大司諫李成童等上疏論三公畧曰鄭先弼有宏厚夷曠之度早負公輔之望成希顏歷選一時人才首薦於相先弼自處巖廊務持衆心喜同流俗無慨然復古之志



不能奮脫自立導 殿下光明正大之地而又務裁抑過  
激黑白之論其失深於矇矓而無辨申用漑有英豪超邁  
之氣少擅才望且其性度坦率不設防畛待士能親然臨  
事易辨不決於念慮發言章意不謹於猷謀此所以不能  
使朝廷重也安瑋操心琢重處事明慎而少無師友之助  
學力識量又非遠大而遽信自見不能虛己以受國論自  
入政府名損於吏部云云

時名賢荷遇寵眷協贊文治修明禮法度致大猷之盛  
而新進諸賢勇於敢為不能無過激欲速之疵瑋及登  
台府與先兩務持大體裁抑鎮定稍欲調劑之以圖永

久而臺諫歷舉三公之性行以刺依違循俗瑋懇辭而  
未蒙允許

### 進講抄選

時經筵進講性理大全選抄可合人使之預為講習南袞  
全安國李紆金淨金世兩趙先相申先漢金正國柳雲金  
絳洪彥兩金湜韓忠朴世熹奇遵鄭應張玉趙枯李希閔  
黃孝獻權雲李忠楫等二十三人預焉

### 薦人才

令政府薦人才三公鄭先兩申用漑安瑋等薦金克成文  
武兼備可堪重任成雲李芑才氣可用芑亦合邊寄李符



有可用之才不宜以一時被論求廢不用金湜鄭浣朴薰  
朴英有才行

### 元子講學

七月 上御思政殿輔養官南袞趙先祖入侍元子方五  
歲絺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拱對案巍然如成人讀小學分  
析如流聲音仁厚史官竊視 天顏喜容不裁引見儒生  
遣承旨往成鈞館宣醢試製翌日館官學儒生謝恩

### 酌獻文廟

九月 上酌獻文廟訖御明倫堂進同知事尹倬大司成  
金湜司成李得奎全吏曹正郎丁玉亨講易泰卦又進僉

申光漢尹自任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講尚書無逸又進  
生負李若水李宗慶崔景弘講大學皆論難文義或陳所  
懷多士環門觀聽以千萬計

### 請削濫伏閣

十月大司憲趙先祖大司諫李成童等合司伏閣丙寅反  
正時錄功甚濫至分四等多有無功而濫錄者利源一開  
人懷貪利之心末流難防請削去濫濫者副提學金紳等上  
劄論之大臣亦卿亦啓之 上不從兩司至於辭職  
上引見諭以重難之意先祖極諫不可不削之意且曰頃  
日禮曹判書南袞請差英陵香使出去以一品之人達此



大事觀望圖避甚是邪慝宰相用心豈若是乎及十一月  
上竟允之抄削二三等之濫錄者四等全數袞方同侍漸  
湟流汗而退遂詣申用漑等用漑方呈病引入卧内袞曰  
近日議論甚激用漑奮然起曰公何以出此言也激之爲  
言乃小人之陷君子而亡漢者也袞厭然而去

康允禧上變

信平君康允禧上變告前牧使金友曾語允禧曰金淨等  
近欲追論朴元宗剖棺斬死削靖國功臣而趙先祖以李  
耜赴京未還止之故姑停今者賢良方正科若出布列朝  
廷則必盡除舊臣吾欲先幾剪除云 上御思政殿拿問

友曾梗槩仍命下禁府令大臣三司雜治之執義朴守敘  
司諫金絀副提學金淨同辭請於闕庭鞫之乃鞫於慶會  
南門外友曾杖訊一次招伏是實擬以亂言律杖百流配  
三司劾委官輕照友曾律請推考大司憲趙先祖大司諫  
朴壕叅鞫而不爲糾檢請罷之於是右相安瑋啓曰近來  
臺諫每啓以引君當道而臨事不然反請鞫囚於闕庭是  
不能引君當道也請違守敘絀而勿違先祖壕 上從之  
左議政申用漑卒天資豪爽氣宇坦易望之毅然即之溢  
如文章遵勁簡古無一點塵俗氣但溺於酒色人以此少  
之尤庵曰申文景爲士流宗主南袞有榻心久矣畏文景



不敢發且感文景薦己自代隱然有待於文景沒後遂無  
所憚

### 神武門士禍

十一月時 上倚任先祖所言必從先祖亦感激殊遇知  
無不言遍引國中知名士布列朝端由是士志雅飭吏務  
廉白百姓男女異路治化於斯為盛新進之士自以為千載  
一時唯恐時月之間不盡復三代制度論事風發太無其  
漸凡所建白期於得請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徙倚龍床  
戛然作聲又嚴於斥小南袁沈貞素有時望以傾險得罪  
士林欲革面以托清流以終不與故懷憤未發至是揣上

### 意有厭苦而交構

洪景舟女嬉嬪方有 上寵景舟曾為貧成而被論常懷  
憤恨袁貞輩遂與交通以一國人心實歸趙氏教其女曰  
夕啓達以搖 上心且山蟲好食木實之甘汁鴛走肖為  
王四字於禁苑木葉上山蟲剝食成痕有同符讖採以上  
聞以感之貞又誘敬嬪朴氏問安婢以為趙氏專國人皆  
稱善使若閭閻間語傳播於宮禁使 上心危懼然後景  
舟指謔書為密旨言於被屈宰相約定期會知中樞安潤  
德對以臣所不能權鈞辭以位卑礪城府院君宋軼辭以  
病不能起



謔書密旨曰光祖請削靖國功臣者重其綱常也先除無  
功者然後稍存二十餘人名以擅廢燕山之罪則卿等為  
魚肉及于予矣走肖之輩好似莽卓得一國之心為百  
僚之所瞻一朝有宋祖黃袍加身之變雖欲辭之其可已  
乎先祖請設賢良科初意其為得人到今思之必樹羽翼  
也思欲剪除卿之婿金明胤在其中是可恨也予之心腹  
有幾人哉光祖心于王室者也長坤初非如此今乃附托  
小兒輩未可信也沈貞近雖被論有才幹可信任人也予  
之剪除之意勿煩他人以問袁貞何如庸謹韓忠世熹自  
任俱有武藝可畏也朝去此類夕雖死無虞矣頃於經筵

竒遵乃曰如先祖者可合相位爵命皆出於此輩以予必  
不曰人君也徒守其器而已先祖言恭溫順意其可人數  
年之間超擢顯用予用墮走肖之術中也欲顯然罪之臺  
諫弘文館六曹儒生等盡言不可則予不能施為也不知  
何以處之近來食不知味寢不安席瘦骨稜稜予名為人  
君實不知也昔庸謹傲視于予必蓄無君之心也卿等先  
除後聞可也

日未明袁以微服着草笠鹿巾布衣足穿破屨步至鄭先  
兩家呼門者曰急入內但言客來門者認其貌知其為袁入  
告曰有客到門觀其貌認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



先弼大驚出見則果袁也愕曰公何爲此乎袁具道其所  
以因曰此輩若遺一人其害無窮上今日必招公議之  
公可勉從上意除去無遺然後國勢可安不然多有後悔  
不可不深思處之或以危言恐動或以甘辭誘之先弼正色  
曰公以大相爲賤服歷都市以來大是可愕事也謀害士  
林本非予心何忍爲此乎袁大怒拂衣而去

舉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號令於衛士且兵判李長坤兼  
判義禁故袁瞰其不在逐日三往其家使之先疑而是夕  
馳書曰國有大事走馬入來長坤蒼黃罔措借馬於城中  
馳到袁第袁曰洪判書景舟承密旨待命於神武門外

先使景舟啓曰親信近侍之人皆其心腹事機危迫請開  
神武門乘夜入對蓋不欲承旨史官知之也

十一月十五日夜密教開神武門入諸宰蓋常時關門開  
閉告于承旨故其鑰匙在政院出納唯神武門鑰匙則在  
司鑰房故也

夜二鼓南陽君洪景舟工曹判書金詮禮曹判書南袞兵  
曹判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荆山等聚於閣門下都摠管  
沈貞兵曹叅知成雲自直所末會

上出御便殿景舟持書啓入對曰臣洪景舟金詮南袞李  
長坤高荆山洪淑沈貞孫澍方有寧尹希仁金謹思成雲等



伏見趙光祖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依盤據權要誣上行私罔有顧忌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以少凌長以賤凌貴使國勢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洛懷憤嘆而畏其勢嚴莫敢開口側目而行重足而立事勢到此可謂寒心請付有司明正其罪又請速命囚承旨院弘文館入直官

於是入直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珽檢閱李構等始聞之趨詣閣門外則景舟等張燭而坐勤政殿西庭軍士環立自任問曰政院不知而八來何耶左右相目不語獨長坤且立且坐如欲言而不敢發貞曰以標信召之故未

耳俄而內官申順剛召成雲曰以雲為承旨可速入對雲佩劔移入自任曰政院不預知而何只以宦侍之言敢入耶雲不聽移入珽止之曰雖有急史官則不可不與雲何敢獨入姑遲可也遂追及閣門攀其帶欲共入雲擊珽臂而入宦者嘗守門者曰何不禁雜人遂扶珽而出貞語珽曰似聞上怒勿妄入也未幾雲出以袖中小紙授長坤曰此御筆也此人等即下義禁府乃自任瑞麟珽構及應教奇遵修拙沈達源等也於是關門始開俄而大司憲趙光祖右叅贊李籽刑曹判書金淨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旨朴世燾右副承旨洪彥弼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金



練大司成金湜等拿致闕庭

是日初昏遵與自任珽構欲觀星辰歸簡儀臺俄頃政院使令馳報宰相數人入闕西門且於勤政殿中火光有之而軍士圍立云云相與曰豈有政院不知之事哉即下來俄命下八番承旨兩人自任瑞麟弘文館兩人遵達翰林構注書珽等于義禁府夜二鼓既就獄俄頃籽淨光祖湜練仁淑世熹彥彌薰等拿囚俄命放仁淑瑞麟彥彌三人又命放達源珽構三人又命放籽

時南所衛軍圍立殿庭且令內庫戎器陳列陞門景舟等同侍便殿以可怖可愕之言大恐動之且啓事急不可鞠

問請速發遣宣傳官頒禁軍逮捕六承旨弘文館臺諫侍從拿致闕門之內撲殺之一依靖難之例兇物已具於殿庭之下矣長坤始知當夜格殺之議愕然進啓曰人君不可行盜賊之謀亦不可諱首相而行國家大事與大臣議罪之猶未晚也反復極諫景舟欲勸上速決起動則長坤輒揮手却之曰公何為至此耶上意稍弛乃命召頌議政鄭光弼

時特命以南袞為吏判金謹思成雲為假承旨奉常直長沈思順為假注書思順未及入侍使檢閱蔡世英書罪黨人殺首世英把筆極諫曰此人等罪犯未彰不可搆成虐



語枉殺無辜願問可死之罪雲攬取世英所持筆欲書之  
世英據雲身而抗聲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得把遂棄之左  
右甫然

夜三鼓鄭光弼承召詣闕促命入對涕泣極諫曰年少儒  
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施今而已豈有他意少垂寬貸請  
與三公議罪涕隨言零衣袖盡濕 上遽起還內光弼移  
進引御榻叩頭淚下交頤乃命下光祖等于詔獄又命招  
右議政安瑋

光弼顧謂袞等曰公等輔聖主何欲行柳子光事乎光弼  
既出更啓曰此等人豈敢盡罪承旨素非本意樂從正論  
者也李紆他日國家大用之人也只罷似當且如光祖等  
有何絲毫之私哉徒見古人之書期見至治而其間或有  
過激之事不可深治之也方今聖代不幸有殺士之名必  
汚史冊請令禁府推問或罪或否分輕重定棄

時持平李希閔李廷慶等馳詣闕門遇吏曹佐郎具壽福  
自內出來相語失色莫測其由遂入月華門部將拒而不  
納金謹思言闕內毋得雜人出入且曰持平已適將何以  
八啓乎希閔直入經筵廳告頤相曰事出急遽極為秘密  
臺職雖適久在侍從豈敢愬然退坐耶左右既無秉史筆  
者國家大事泯滅無傳尤可悶也光弼曰甫等姑退上怒



益甚欲罪光祖輩我等豈欲殺士哉當極力周旋圖濟遂  
令奉教趙九齡蔡世英權輓以記其事夜已五鼓也  
夜五鼓安塘承召驚寤馳進光弼獨坐賓廳問其所由光  
弼揮淚掉頭咄咄不忍言仍與光弼反覆論救力請會朝  
廷議罪乃命呂叅議以上共議遂率多官合辭伸救  
時特命柳雲為大司憲尹希仁為大司諫仍命盡適兩司  
王堂光弼請勿適再三啓之 上只許勿適王堂官殿明  
上命碩右相差出臺諫侍從禮刑判皆特旨也時清流一  
網打盡朝著殆空光弼退至賓廳熟視衮而不言衮退語  
人曰鄭光弼之目也

使光弼定光祖等罪案光弼曰重事不可輕裁收群議以  
定可也 上命衮草傳旨衮稍前秉筆而伏時只有承旨  
成雲假注書沈思順八侍寫訖進于 上前覽訖傳曰罪  
案已就只囚趙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其案曰趙光祖金  
淨金湜金紱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  
相倚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政日  
非在朝之臣畏其勢跋莫敢開口尹自任奇遵朴世喜朴  
薰等光祖輩詭激之習相和附云案中初有誣上行私之  
言光弼啓而去之李籽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弼亦啓而脫  
之八人中自任薰大臣咸請免之內侍申順剛譖于 上



曰自任問諸宰以諱政院詰闕之意及成雲承命入閣使  
安珽曳出言辭不恭 上益怒曰世熹自任俱有武藝无  
可畏也

十六日判府事金詮李長坤洪淑等坐起鞠光祖淨湜毓  
私相朋比云云自任世熹薰遵等和附光祖云

光祖供曰臣年三十八士生斯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  
料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伸國脉於無窮而已頓無  
他意

淨供曰臣年三十四年少戇愚性又偏迫濫登六卿常  
自兢懼思效國恩凡論思之際務欲一出於正日夜憂

念而已交相朋比詭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政日非實  
無之

湜供曰濫蒙大恩擢為臺臣及登第累遷陞授大司成  
欲效絲毫之補而已不居權要之地專為進退人物至  
於互相朋比云云臣實不為

毓供曰臣年三十二性本庸愚只慕古人師友之助興  
同志之士交遊耳進退人物非下類所為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徒知公論相與是非而已朋比詭激非臣之  
情

自任供曰臣年三十二性本愚狂但讀古人書粗知是



非當國家論思之際或與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統相同因  
與之交遊而已其所議論至於詭激私相和附臣實無  
之

世憲供曰臣年二十九矣身非徒年少性且踈愚外無  
行檢讀古人書叅酌時宜臨事致誠臣所職分趙光祖  
臣所自少從遊金淨金湜常時好交其所論不知為詭  
激相從而已專無和附

遵供曰臣自少讀古人之書頗知向方以謂在家則盡  
孝悌在國則竭忠義與同志之士講劇古道欲使吾君  
為堯舜之主世道期臻至治以盡微誠且人之善者善

之不善者不善之耳豈敢私相和附光祖等志同道合  
故相與交好未知為詭激也

薰供曰臣年三十六質本迷劣讀古人書立心行己以  
古人自期忠君孝親日夜為念且無師友則不可以成  
人故趙光祖與之交遊

禁府請加刑訊 上命照律推官金詮等當以奸黨之律  
當斬籍其家奴孥 上曰朝廷以此成罪矣乃下教曰光  
祖淨湜統四人賜死其餘竄時已暮云云

光弼請對 曰各人等以供弊見之果恃聖明徒遇之隆  
以至於此也若罪之有閑言路通塞願 聖上酌量



也又曰此人等懷必陳而已豈有他意少臣不能裁抑使俗習過激請先罪臣此人等量情定罪似合罷職以聖旨規之則恐過中也 上曰自古人君非不好生惡殺也且此人等久處待從予豈不詳思而處之光弼反覆啓之

日晚又坐皆取遲晚光祖淨湜純等四人擬以死律餘四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啓 上呼謹思至榻前書判付曰光祖淨賜死湜純杖一百遠方安置自任遵世熹薰遠方付處謹思聞命逡巡史官蔡世英啓曰大臣處更乞議處之 上曰果可更議也光弼等在賓廳謹思出傳 上旨

時日暮張燭光弼聽教捫燭驚顧左右即請入對啓曰小臣在職亦久豈料今有如此之事乎此人等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干重罪則臣等豈不請之乎力請減死淚隨言滴有足感動 上曰此果重事當更思為之召承旨成雲曰光祖等四人決杖遠方安置自任等四人遠方付處雲書判付而退光弼退賓廳與瑯又啓曰此人等即免死是天地之仁也但皆病弱若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途未可知恐朝廷得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七啓不允 光祖等在獄中裂衣幅上疏曰臣等俱以狂疎愚戇遭遇聖明出八經帷得近耿光但恃君君聖明展竭愚衷



冒犯羣猜只知有君不計其他望欲吾君為堯舜之善  
豈為身謀天日照臨無他邪心臣等罪固萬死但士類  
之禍一開將不念後日邦家命脉耶天門阻隔無路達  
懷泯默長辭實所不忍幸一詐躬問萬死無恨情溢辭  
蹙不知所云

囚禁府之夜皆以為必死其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列  
坐空庭相與酌酒以決淨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歸客空  
留明月照人間純又吟古詩曰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  
流水向人間又吟曰明月長天夜淨和曰嚴冬惜別時  
皆從容自得相與語曰次野字耘則必兌獨光祖痛哭

曰欲見吾君云云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至哭泣  
光祖曰從容就義吾豈不知但欲見吾君吾君豈至如  
是終夜哭之及翌日聞處死之後裕如也

十六日夜三更皆放來家小睡十七日早朝出處東小門  
外人家又命皆歇禁府色承旨成雲來傳教曰汝等皆以  
侍從之臣本欲上下同心仔規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  
近來汝等處置朝廷之事至為過謬使人心不平故不得  
已罪之予之心亦豈安耶請眾大臣亦豈有私意乎汝等  
之事至此者予不明不能先防其微也若罪以律則必不  
止此汝等無私心為國家故未減從輕罪之汝等知之而



去又傳曰光祖若依律則其罪深重也特用寬典未減罪之之意仔細傳之雲到禁府傳教後回啓曰他人則無所言趙光祖曰臣雖此去君心豈不知乎臣等所為果有過激矣

禍作日館學諸生號哭闕庭坊里鄉徒全集宮城反實其恐動之蜚語上益怒光祖淨賜死判下

時館學諸生填咽街巷奔走詣闕者無慮十餘人會于光化門外莫知所為儒生申命仁倡言曰香徒之人皆欲上疏伸冤况我諸生日出而會日中而不為草疏者何遂秉筆草疏颯如風雨書疏將上為門者所拒諸生慷慨發憤

排闥欄入生負朴光祐被傷流血滿面諸生或脫巾者或披髮者號哭闕庭聲徹大內上問哭聲徒何而來政院以實對傳曰儒生之事甚驚愕場中濫入亦有其罪排闥門直入號哭千古所無之事仍命摘教囚五六人懲之且令禁軍馭出命仁於衆中挺身厲聲曰古者楊震被囚太學生三千餘人守闕號哭則有之殿下今日之為誠千古所無之事疏頭生負李若水及尹彥直朴世豪金遂性黃啓沃被拿諸生爭先就囚如恐不及囹圄已盈鐵紐亦乏以藁索繫頸者屯聚鍾樓禁府啓以獄窄不得囚大臣亦啓儒生不知事體請姑勿問翌日生負林鵬等又上疏



論救光祖且以昨日儒生等下獄臣等不可晏然獨不就也數百人皆待命闕門外三日 上命放若水等荅其疏曰光祖等初意豈欲誤國事自上亦仔規至治近來此輩多過過激之事故不得已罪之大臣亦欲安靜朝廷非讖邪排斥之小人也

時巴陵君墩詣賓廳涕泣極諫且字呼兵判曰希剛撓尾狐鼠中同害賢良極口切責倡章宗室欲伸救光祖政院拒而不納

時柳雲代趙光祖除大司憲與執義尹世霖掌令李謙任樞持平趙光佐申抃及諫院官并不就職同辭啓曰趙光祖等俱以狂疎只恃聖上言聽訖從而一朝加罪臣等知其由前臺諫之無故盡適亦不知其由必復用光祖然後臣等可就職也且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當光明正大不可詭秘也初意此事出於奸詐之徒密啓今聞自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今趙光祖等羽翼已成前日請設賢良科予意以為甚好到今思之蓋欲樹羽翼而為之也今欲盡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婚金明胤亦在其中故不果耳此言謗播人口以人主之勢加罪一二書生亦有何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為之何若是耶外示親信而內有剪除之心君心如此此危亡之兆也臣等不勝痛哭 上荅曰此



臺諫誤聞之言也當初洪景舟於南哀宋軼金銓等之家聞有武士結黨欲除文士之言因共議以為如是則將生大寢自朝廷如此為之則於光祖等為福也今茲之事乃朝廷遠慮欲使安靜之也

初鄭光弼以柳雲為大司憲李思鈞為副提學斯兩人內有志槩外無拘檢見輕於光祖等者也袞等以其忤光祖不疑也時人服光弼之識鑑

遂分配趙光祖于綾州金淨錦山金統開寧金湜善山朴世熹尚州朴薰星州尹自任溫陽奇遵牙山

二十一日傳曰予惟不明于德徒劫朶治之志而罔有知

人之哲用捨之際大有紕繆予甚惡焉而頃有趙光祖金淨金統金湜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朴薰俱在侍從以性理之學朝夕勸講予意其為人可與輔成予治擇羨官以處之趙資序以遷之予之所以待遇之者可為無負矣不期光祖交相締結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倚盤據權要謂祖宗之法不足守謂老成之言不足用引誘後進詭激成習至於議事之際稍立異同則必極口排沮要使折而後已以致國論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浴懷憤歎而畏其勢跋莫敢開口察其所為歸於亂政事狀已著終難可貸固當案律治罪以明示百官第念前日侍從之故



特從末減光祖等以下各以罪罪之此豈予之得已歟唯  
爾議政府布告中外咸知予意南衮所草也

光祖等繫獄時不知得罪之由以為奸臣壅蔽而為之  
既竄申錦柳雲等相議曰孝直不知而去不可不喻使  
親信儒生追及於果川語之曰南衮洪景舟沈貞等會  
議於衮家先以讖說搖動上心舉事之夕入神武門  
招大臣列書其名如朝廷請罪者而罪之云光祖聞之  
曰上心豈至如此

翰林李構啓曰欲聞始謀之人及開門等事而記之臣秉  
史筆莫知根因故敢啓上曰請罪大臣則於鄭光弼等

單子可見開門則以政院鑰匙矣構曰臣直宿政院而不  
知其鑰之出也上曰其時承旨等皆往簡儀臺何以知  
之構曰其時臣亦就獄光祖等相持痛哭曰此必變起中  
間至曉聞之皆酌酒相慰曰此乃出於宸斷吾輩雖死何  
恨臣以為遭遇聖明豈料有此暗昧之事乎

儒生李沃等上疏請誅光祖等八人以迎合時論辭極凶  
慘李沃初以伸救光祖繫獄曾未踰月又請必殺其心術  
之無狀乃如此上覽疏褒嘉饋之以酒

於是大憲李沆大諫李嶺等合啓請罪安瑋崔淑生李籽  
柳雲金安國金正國趙光佐李忠楫柳庸謹申光漢鄭順



明韓忠鄭應崔山斗張王李希閔李清梁彭孫具壽福鄭浣李迺慶李若水權碩宋好智宋好禮金匡復曹彥卿柳仁淑尹光冷權樞文瑾李成童申抃柳成春巴陵君璫詩山正正叔長城守儼嵩善副正濊江寧副正棋等三十六人書于单子啓之且請罷賢良科 上引見兩司長官示以李沃等請誅光祖等疏教曰朝廷若有公論則儒生安得爲此也

沆閱訖曰依律斬之果何惜然朝廷之接遇士大夫不可如此也蘋曰是非一定然後下人亦爲快也

上又召領右相入對示臺諫单子及李沃等疏曰近日災

變疊出此請罪事何以爲之光弼力諫其不可銓亦以爲根本既已罪之其餘不必歷歷治之

上意稍解曰既罪之則雖光祖亦當知而改之今此窮治同類亦不可也朋黨之言亦甚不可叅贊李惟清曰臺諫之意以爲邪正不可混處也 上曰育從罔治古之道也申錡曰 上教如此杜稷之福也不數日下嚴教殺光祖一時士類無得免者蓋讒說復入于左腹也光弼遂辭職曰朝廷之間人心乖推士氣推沮如臣老病豈合相位更揀能爲鎮定之人以充闕位懇亦辭退李沃等上疏言鄭某位居首相誅亂政大夫乃其職也犯雷霆



之威緩斧鉞之誅不救元首之病以圖爛額之功者也將  
焉用彼相哉臺諫啓曰大臣當務攬國事鎮定群政之秋  
而不定是非中立觀望 上御思政殿延訪政府臺諫曰  
小人布滿朝廷大閑宗社大臣固當晝思夜度以定是非  
而視若隣家之事此豈大臣之體乎

上遲疑不決翌日傳曰當初能治其首魁則餘黨雖不治  
而趨向自定矣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之事徘徊顧望不定  
是非此不過規勢以彼人被罪輕重為後日自處之計耳  
此之治木根本既斷則枝葉自瘁臺諫不務治本而徒欲  
治枝葉是不知務也願左相其亟適之新拜他相可也

是日御筆除南袞李惟清為左右相金銓陞為願相即召  
對于正顯閣教以加罪光祖等之意又召禁府堂上沈貞  
孫澍等教以光祖淨湜純賜死自任遵世喜薰絕島安置  
袞惟清等啓以四人中當有分別其魁首罪之是矣澍則  
請並於絕島安置以示好生之德沈蘋灌及猷納李孝義  
啓以光祖雖有罪請從寬典司諫南世準以為光祖罪固  
宜也正言韓承貞曰死有餘罪 上教曰光祖死無所惜  
詔獄不恭之事亦可死也賜死餘人並絕島安置又使袞  
惟清御榻前議兩司請罪之人分輕重罪之李清詩山正  
正淑江寧正棋嵩善正瀆長城守儼削棄柳庸謹崔山斗



鄭謨鄭浣付處崔淑生李籽梁彭孫李若水李希閔李廷  
慶尹光冷李忠健趙光佐宋好智宋好禮奪告身安瑋金  
安國正國柳雲罷職韓忠流絕島巴陵君璫安瓚遠竄李  
長坤權撥尹衢李楷亦追論罷禍作日各坊里䟽頭皆決  
杖王子諸君請救人奴鶴年杖百流贖

二十日賜死趙光祖於綾城時光祖謫綾城撤墻北隅坐  
必北向以紓鬱闕之懷未幾有是命光祖曰 主上賜臣  
死合有罪名請恭聽而死就庭下北面再拜跪聽傳旨故  
事凡賜死宰相不有御寶文字只奉王首施行光祖問曰  
但有賜死之命而無賜死之文乎都事柳滄以小紙所錄

示之光祖曰吾曾在大夫之列今之賜死豈但為小紙付  
都事而令殺之乎若非都事之言似乎不信國家待大臣  
不可若是草草其弊將使奸人得以擅殺所急者欲䟽陳  
一言而未果因問 上體如何次問誰為政丞沈貞今為  
何官滄告以實光祖曰然則吾之死無疑又問曰朝廷以  
吾輩為何如滄曰似有以王莽事為言者光祖笑曰王莽  
則為私者也沐浴改着新衣修家書無一字差誤徒容就  
死滄有迫促之意歔歎曰古人有抱詔伏傳舍者何其  
異也吟詩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裏遂仰藥猶不絕府  
卒欲就縊之光祖曰聖上欲保微臣首領汝何敢如此益飲



毒酒以卧血出七竅而終聞者莫不泣下

金湜移配善山七命自殺金統移南海金淨珍島尹自任  
北青朴世熹江界朴薰義州奇遵穩城金淨奇遵至辛巳  
賜死

趙光祖號靜庵乙亥吏判安瑯薦以卓行請除六品職公  
甚不快曰虛譽的然於世吾甚恥之可用科舉以通行  
道之梯是秋遂摺謁聖見世衰道微慨然以行道為己  
任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興至治之說反覆啓達  
弊旨勤懇一歲中起拜副提學又陞大司憲遂以致君  
經濟為心知無不言多引清流流俗大臣多不悅卒致

北門之禍天分異甚絕出茅夷鬻停而鵠峙也王潤  
而金精也又如猗蘭播芬而皓月揚輝也英華發於外  
而風彩足以動人嘗於下贊臺御坐以大司憲從班因  
事挺身而出趨而過前望其儀表百僚盡傾環橋門者莫  
不咨嗟歎息語不容口其為一時聳服如此 退溪曰  
公天品甚高而學力恐未深造其論昭格畧一事可見君  
臣之義豈容如是此靜庵有些過當處又曰古人之必  
待學成乃求行道行道之要莫先於格君惜乎公以賢  
哲之質經濟之才學未大成遽升當路上不能格君心  
之非下不能止巨室之謗忠懇方輸讒口已開身死國



亂反使後人懲此不敢有為豈天未欲斯道之行歟  
何其生此人而不使之成就歟公雖於進退之幾有所  
未瑩學者抵此知理學之可宗王可貴而霸可賤其有  
功于斯道不可泯宜乎後人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寵命  
之錫愈久愈隆也 有隱君子匿踪於皮匠之中公知  
其賢就而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  
世然得君而後可為也今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  
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公必不免勸其仕不應終不言其  
姓名

金湜號沙西陰陽理數及文章無不通貫經筵官韓忠

請今若進講理學非金湜其誰能之 上曰科第外人  
有如金湜者則用之當不次戊寅進拜掌令己卯遂擢  
薦科壯元 上教曰予之尤喜者金湜為首也起拜直  
提學旋擢副提學大司成及禍作初配善山十二月間  
將加罪嘆曰燎原之火迫于四隣將與所舍同就燒盡  
而已適有客至遂與客縱飲大醉客與門人李信輩謀  
曰安坐視無辜就死於奸人之手乎遂乘湜醉因使家  
僮負持而行及曉湜乃覺業已到此無可奈何湜卜歲  
身吉凶則有山人毀事之語信本是緇髡退俗者即是  
山人而性又不順不欲同行厚給糧糗而別之曰逮捕



日急吾三人勢難同行汝須先行探問朝報期會於拔  
朱吳希顏家信直抵京城上變曰金湜今在某處使其  
子德秀德純及門客金胤宗等謀害南袞沈貞洪景舟  
等云逮捕四發湜晝伏夜行不得食者已數日一日在  
高梯院之東北山麓題一絕於巖上曰日暮天含黑山  
空寺入雲君臣千載義何處有孤墳遂自縊死衣帶有  
草䟽一張其䟽畧曰亡命臣湜謹再拜稽首吐露寸忱  
于 主上殿下臣既負 殿下為亡命極知無狀但臣  
之亡命亦非徒然則不忍不略吐謬見使 殿下長慮  
也臣雖無狀粗識古人行己有方則非不知偷生之可

恥守節之可尚必此冒恥而為之者見克賊之將危宗  
社欲效區區之忠義願 殿下少垂察焉臣當初被罪  
時聞禍起之由沈貞南袞本一貪黷無厭克狡難狀之  
小人不為清議所容積愆于宵思欲作亂者久矣第無  
其隙因光祖遇知 聖上學者同趨小民稱善乃以不  
經識文潞搖 上志又喉被屈不逞之數三宰相遂搆  
士林之禍士有一名皆編黨籍遂取頑嚚無恥之輩充  
諸朝廷用其姻李蘋為諫長臺官稍有清論今蘋擊去  
之俾 上聾聵又與袞多聚武士朝夕盈門者志豈止  
於剪除士林而已哉然則朝廷非 殿下之朝廷乃袞



貞之朝廷 殿下之勢不亦危哉臣故隱忍亡命俟奸  
兇危逼於上則挺身赴難以報 殿下不世之遇者臣  
素志也且深知 殿下之疑光祖非本心也罪臣亦非  
本心故為此區區也 殿下幸深察微臣情索而觀其  
勢則可以知奸兇情迹若終始不寤則祖宗奈何枉稷  
奈何盡殺名士而國存者未之有也微臣一身非所恤  
也以臣之故延及無辜即當為 殿下訣敢以是上達  
○滉與光祖同心協貲期臻至治可謂盛矣然北門夜  
開駭機叵測諸賢皆駢首就捕視死如歸而獨滉匿身  
其意謂奸臣擅弄非吾君本心王庶幾改之其情則哀

矣然人臣事君之道不當若是畢竟為己卽人物之羞  
惜哉 方滉之在捕嘗抵金大有家賤服拜於門外大  
有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為若是苟且累及於  
人也曹植嘗論此事曰天祐有此事義則義矣無乃  
情忍乎

金淨踰冲庵十四中別試初試第一不赴覆試曰科舉  
之文不足學也沈潛經傳為居敬主靜之功立言行事  
必聖賢為準以淳昌郡守請復 慎氏拿致王獄事得  
叵測賴大臣之救徒配錦山母在報恩相去一日程憂  
相心成疾淨聞之馳往省之使人告于郡守鄭熊且道



翌日將還之意態修書送柑子雉酒使饋病親時適移配珍島金吾卽下來淨顛倒馳來直詣配所庚辰權臣等以為亡命拿致鞫問淨引熊為證熊曰彼實逃走欲免縱囚之罪淨受刑三次裂衣上䟽畧曰頃者身犯重罪蒙恩竄配母則不知其子之惡過為憂傷勺水不飲遂生大病纏綿床褥命如一縷乃急來報五內如裂憲未暇遠及意謂立朝無狀既貽母憂以致危病若又不得一面求訣人間地下痛有何極母子之情不能自忍遂乃馳覲執手相訣遂即馳還既負重罪身為累囚而乃顧私情干犯邦憲亦幻釋之性無識妄動臣之罪大

矣至以為亡命則寃實甚焉夫亡命臣子之所不敢為臣雖無狀國家一日號為宰相而待之者安為此况失囚而不即追捕豈復有通簡慤懃餽餉者乎夫逃者必田斜迳疾馳遠達豈有三日徘徊於家鄉直路一息之地以待追者之見執耶罪雖重得其實狀則甘受無恨責雖微若受誣枉則終身抱憫云云特命減死圍置濟州

奇遵號服齋嘗致簡靜庵曰欲棄官綬歛身山林無復世路之念靜庵曰亦當如是己卯自玉堂直所下獄杖配牙山及移配穩城欲往訣老母挺身南走行未一日



程自覺其非而還後事覺與牙山縣監裴鐵重下獄鐵  
重懼得罪以逃歸為供遵在獄中裂幅上疏畧曰臣生  
纔閱月茲父見背提携鞠養惟寄偏母臣初被罪母在  
茂長聞臣遷謫日夜號泣雖欲往見無由得遂及稔穩  
城妄料天南地北絕相遼遠一去塞外無路更見死生  
存亡音聞亦難相通欲一見面以相未訣情恨于中不  
復自止事迫倉卒輕妄出去既出而更思之後事難處  
惕然改悔還來配所在逃之罪似難自明然日非再閱  
情非有他臣雖無狀尚忝士列豈欲終為亡命之人偷  
生於白日乎實不忍於母子之間以致於此臣當伏厥

罪然孝以理國下察微情則亦庶幾生成之一德云云  
命決杖還配圍籬至是追論自盡

### 罷賢良科

時北門禍作大司諫李潁執義柳灌等議請罷賢良科且  
欲彈右相安瑋遂進啓曰此科初選時各舉所知而異已  
則排棄之及試取之日禮曹以為此人等必不入場屋至  
使書吏請入安有如此寒心之事雖其中有可用者然無  
行者多叅試場之事亦甚不公速罷之以正欺君之罪正  
言趙琛曰首謀行此科者安瑋也其三子在薦中而畧不  
避嫌瑋可罪也願議政鄭光弼曰初設此科之時臣意以



為不可而不能止及取之果多賢能之人大抵我國人心  
不如中國之人淳朴後弊必多故不欲開端然薦舉不公  
之事臣未聞也謂安瑒主之者不然也申用漑崔淑生力  
主其儀安瑒於其子叅薦之時以為無顯行而避嫌矣豈  
有為其子而設此科乎其後用漑亦悔之語臣曰我之初  
計誤矣特進官韓亨允曰此科初欲廣取故自上信而從  
之終乃抄畧其數類皆移附之人也其建議者皆盛氣噉  
張順孫曹繼商因言時事并斥去在朝者皆為身謀而不  
敢言大臣初誤建議今知其弊宜速啓罷而言不可罷安  
有如此痛憤事乎光弼曰先設時臣以非祖宗之規又有

後弊故謂不可為也及既取之多有可用之人故惜其人  
才而謂不罷此臣之意論議豈可苟同乎大司憲李沆曰  
金湜等初非厭科舉者也才識短淺必不能及故數少抄  
選而誠取也今不罷此科則權臣之欲植奸黨者必藉此  
也漑曰湜全不知書承旨金希壽曰豈可云湜全不知書  
臣見其古文難解處必能剖釋之修撰李堯曰祖宗陰佑  
聖心開悟知為亂政而治之大臣無一為 殿下子孫萬  
世之計頃者靖國功臣抄削本非大闕至率百官庭請追  
改而今杜稷大計危亡所繫之事不力為之光弼曰臣迷  
劣不知何以則國家好也必罷賢良科而後可乎今者率



百官諫爭之事臣未能料也其欲使率百官而請加彼人  
等之罪乎聖明之時安可如此乎 上初命勿罷科只勿  
叙顯職竟罷之

傳曰惟我 相宗朝取士之路不為不廣而其取士之法  
自有定規日者言者以為欲得明體適用之才宜放古賢  
良孝廉等科令中外廣薦才行兼備德器成就者別設一  
科庶可盡得實用以輔予治而期修職業矣及今大臣臺  
諫皆曰薦舉非 相宗之制而當初薦舉之時頗有不  
公之弊策取之日亦有偏私之跡其在國家設科之意較  
其名實則大為紕繆薦舉文科則罷榜武科仍舊勿罷事

### 下議政府

初將設賢良科也三司并請之光弼獨以為不可曰賢  
良之名雖善在三代之下固不可為也 上不聽及趙  
光祖等被罪至是請罷光弼又以為不可罷 上曰卿  
之所見每與時議相反何也光弼曰臣於當初固言其  
不可為也今既設科給牌除職安可罷乎一設一罷國  
家政令不宜如是顛倒也 上不從其言雖未見拖於  
前後而直截難拔之氣無愧古大臣

### 請鞠金世弼

庚辰十五年金世弼朝京還到遼東聞北門橋作涕泣曰



衮貞果赤士類孝直何罪奸黨固已啣之及還以刑曹叅  
判特進官入侍經筵講過勿憚改章啓曰人不能無過知  
其有過勇於悔悟而速改則當為忠厚之君子也或吝於  
改過而不遷則終至暴棄之域頃者趙光祖輩欲效唐虞  
之治 殿下尊寵而信任之於是新進之士必欲於一朝  
革舊更新以施三代之政 殿下過用其言及貽今日之  
憂此等入一世之名流雖有過舉之失不過引古之善政  
徒煩欲速之城而已但當警責其過激導之以溫柔和緩  
而更化則 殿下涵容之德將同符古昔帝王而乃如竄  
逐根連鉤黨一朝賜死至為慘酷 殿下好善之心不免

一偏之歸爾古人有以乘舟喻其偏重顛覆之患者伏願  
殿下亦勿憚勇改前愆反復陳說言淚俱下翰林尚震出  
而嘆曰今日始聞謹言其明日三公詣闕啓曰聞頃日筵  
中有一宰相以趙光祖被罪為言云在宰相列者如此為  
言請推於是大憲洪淑大諫趙邦彥合司並刻之請詔獄  
推鞠

鞠辭曰趙光祖罪狀朝廷既依律處斬而世弼在宰相之  
列眩亂是非使議論不定云云事將不測 上特原之杖  
配陰竹留春驛

安處謙獄



辛巳十六年九月沈貞陰喉執義尹止衡兩司合啓安瑋  
誤國奸魁削棄官職○追論安處謙文瑾柳仁淑柳雲鄭  
順明申光漢李成童朴英各搆罪削棄

十月安處謙因宋祀連聞其兄處謙與諸友語觸時宰告  
于其父瑋瑋驚駭即欲上達以其言語間無實事又恐惹  
起釁隙復為士林之禍欲其消沮率歸龍仁農舍

時處謙丁母憂縋服闋是時權奸之毒害士林隨歲刻深  
常懷憂懼念及此事未嘗不言隨涕零及在外舅家偶與  
詩山正正叔權碩同閑相從亦慷慨剛直之人憤世開懷  
忘其觸冒相與和荅遂為閒言曰沈貞南袞專擅威福俾

上聳聳除去此輩則可以扶國勢保士林矣祀連輩亦相  
助言為戲反懷賊心阿附袞貞要其重嘗自辛得訃乃與  
妻兄鄭瑞籍其閒語以瑋夫人初喪時吊客錄及葬引時  
役軍簿上變告曰處謙與某某人謀害大臣瑋止之不可  
牽徃鄉家云云

即逮捕處謙數日乃獲權奸鍛鍊皆以謀害大臣就服獄  
幾成而袞貞欲陷重罪如恐不及刑房承旨趙玉崑獨立  
殿陛上大言曰囚漢已盡承服如机上肉但速其吐實正  
淑亡命四日自首飢渴之際飲酒昏迷恠於勤情之問心  
神散亂沉吟未吐辭執杖引誘開說正淑所供荒雜以處



謙等欲立己為王自服遂被極刑處謙處謹等一時被刑  
杞連所招名流皆杖流并徒極邊

初瑋之父司藝敦厚年老喪耦以兄監司寬厚之婢  
今為妾重今有女曰甘丁乃家畜前所生也性狡黠年  
十四五時為不道之語敦厚怒其有離間之漸大杖足  
掌折傷數指送于白川外家敦厚沒後甘丁嫁白川宋  
璘生子杞連安氏一家之人視杞連如親子弟出入信  
幸至是上寢遂 辛巳之禍

### 安瑋坐絞

時前左議政安瑋當坐推官鄭光弼啟瑋不能斷以大義

告其子陰謀固有罪然率其子下鄉其心可見且曾經大  
臣似當斟酌末減 上盛怒荅曰若涉於亂逆雖時大臣  
不可饒况瑋乎光弼等惶恐而退安瑋遂處絞杞連賞加  
折衝常四品調用各賜被罪人田宅奴婢

### 金淨奇遵賜死

時安處謙獄後執義金麟孫司諫葵紹權追啟金淨奇遵  
已卯亡命至是請加罪賜死遂命金淨奇遵所在謫所賜  
死

### 王世子冠禮

壬午十七年十月行王世子冠禮時王世子年甫八歲



睿德夙就臣民莫不延頸

竄金安老

甲申十九年時南袞沈貞等自己卯後專擅朝廷而金安老賦性奸邪濟以文墨之才自在小官目為儉人其子禧尚孝惠公主封迤城尉是故安老驟加陞擢方為吏曹判書專權亂政府六曹及南袞沈貞李荇李沆金克福等舉劾遠竄後因公主移配豐壤

或畿伯閔壽十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已卯人之意交歡而沈乎然則權勢易致蓋沈彥慶彥光兄弟欲引用已卯人顧無其援安老遂傾心納款自言我若還期可以收用已卯

士類廷紳中或有信其果然而欲援之者又使其妻黨正言葵無擇倡言東宮孤單必用安老為羽翼之時文定王后主壺已有兩間蜚語大司憲沈彥光信無擇之言隨聲和附舉期靡然

殺李宗翼

丙戌二十一年秋因災異朮言生負李宗翼上疏畧臣竊觀時勢細推物情不可使今日之朝政歧以為蚌鷸之勢以貽百年之憂前日被論之人皆以君子自許其中豈無奮勵自庸以贖前愆者乎曾為出入侍從而退處江湖豈無臨風懷想悵望闕庭者乎環四方遷謫相望連天涯而



呼寃往者不復來言者猶未已仍不見天日零落殆盡終不見  
殿下之偉量伏願殿下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無時而  
沛其澤豈無情法並用而弭災之一大端也以越職論事  
竄逐海島○仍憤恚成疾又上疏極言時事時宰大怒嗾  
臺諫請殺之 上命弘文館及六曹叅議以上收議惟正  
字李浚慶叅判李鈞言不可罪之餘皆不可違忤逆誅  
丁亥二十二年南袞死鄭光弼重卜為領議政 袞號止  
亭少以文名悉於進取誣告朴耕由是不容於清議竟與  
沈貞搆已卯之禍嘗為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士禍一節  
模寫如畫有人題詩曰畢竟肝膽誰得似不知身作傳中

人

疏斥鄭光弼李沆

大司憲李沆論臺諫有趙光祖餘習請禁之掌令李彥迪  
率西司劄斥其非曰鄭光弼攬沆言為己意斥臺諫為詭  
激排擯公論營救一人請策免光弼以杜禍漸廢出李沆  
以正朝綱

李沆拜相

時李沆拜右相臺諫駁之至請遠竄大臣樞宰會賓廳伸  
救時頌相鄭光弼判書許碯獨後到光弼曰何遲碯曰於  
心有未穩處容熟思故晚光弼曰成希顏亦為政丞李沆



獨不可為乎磁曰臺諫所論今不須是非矣顧於事體有大不然者主上以臺諫之言竄沆于外沆之行雖僅出城門大臣率宰樞會賓廳同時並啓有若戰場何也光弼曰判書之論與年少之人相合與吾儕所論不相入亦何也磁曰必以為許洽故也然我之所論乃至言也適所見不合安可以苟同也遂告辭而出時許洽方為掌令與權輓齊名當路惡其伉直與其類私約於外金克愾先於經筵發之曰許某權某詭激不情請出之以厲浮薄此意問諸大臣則可曉其情狀沈貞聞之詣闕遇磁於東賓廳前因與同入廳中貞曰金某素尊謹何自發此語吾將是其議可詳也

沈思遜為野人所殺

戊子二十三年春滿浦僉使沈思遜偶涉虜境被殺時思遜麾下士皆散走而不救左議政李荇曰此而不誅何以示法朝廷竟免其死議者皆以荇言為然上方赫怒銳意西討朝議多贊之已命許磁為大將荇獨極諫曰兵凶戰危難保萬全使許磁為將雖必勝萬全既勝之後未可以又使磁守之邊患將無窮矣不與師



思遜貞之子時西虜構釁朝廷薦文武具才思遜以直  
提學陞滿浦僉使至是被死金隣孫由舍人擢拜滿浦  
僉使尋以大司諫召還

### 安老復進

庚寅二十五年時安老在豐德方圖復用大諫李潁正言  
蔡無擇等以保護東宮之事欣然自以為得計沈彥光沈  
彥慶遂信而聲援又使其子禧朝夕立左相李荇之門果  
能售其巧至是召還

### 許沆擠朴紹

時司諫朴紹獨燭安老奸狀議與典翰趙宗敬合辭論列

而未及發許沆方附安老且嘗被紹之斥於是合謀擠之  
遷紹為司成以密陽府使李彥迪為司諫

紹直率無偽表裏如一見之者皆知為正人任健交契  
最深紹與同僚議去安老約以明日啓之時權輓為大  
司諫蔡無擇為正言健曰君之同席皆可信乎紹愕然  
初不料無擇其黨也即往大諫家謀先逐無擇無擇已  
先到與輓心既為一矣翌日紹敗

### 刻適李彥迪

時司諫李彥迪入朝力言其不可與無擇意合無擇適正  
言而物論旋訾彥迪立異又左遷為司藝一日過彥慶凡



弟彥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彥迪曰安老尹  
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若得志誤  
國必矣彥慶曰雖得入豈授以權柄乎但欲為東宮地耳彥  
迪曰不然彼若人匪久必秉國柄專權用事誰能有禦之  
者且東宮一國臣民亦共屬意何待安老然後安耶彥光  
兄弟怒之乃宣言于朝曰李彥迪在朝金安老不得入即  
刻罷彥迪

時議欲引用安老廷議紛紜執義任權疏言今之廷臣明  
比相類大司諫沈彥光見之大怒疏啓落職歸鄉

廢為庶人

敬嬪朴氏挾妖術謀危東宮事覺 上大怒并與其子福  
城君岬廢為庶人俱謫尚本土

初丁亥二月二十六日東宮夜坐地懸一灼鼠以桶木  
片作榜書并掛之是時 仁廟居東宮 仁廟友生而  
二月二十六日乃誕辰友屬猪而鼠類猪時議以為東  
宮咀呪也宮中指朴嬪所為至是事覺朴嬪侍女及唐  
城尉洪礪奴僕多被杖死亦有誣服者

竄成世昌

十月時安老倡保護東宮之說假抑沈貞實欲濟私而人  
莫論之副提學成世昌乃忿然曰安老予所深知今若得



志將必誤國率同僚刻之輓謹思聽安老陰嗾反誣世昌  
黨附沈貞搆陷非情請置重典命鞠問世昌怵於殞命竟  
誣服十二月竄平海

竄沈貞

於是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啓曰沈貞奸邪貪黷  
專權恣行以金克福李沆結為死反交相援救自克福及  
沆見斥如失左右手憤懷自危奸謀秘計無所不至適值  
成世昌八論思之地自謂得其機會輒陰嗾欲售其計而  
十目十手不能終掩情狀敗露世昌既下詔獄自當按獄  
繩治然貞罪之魁也舍其魁而只治脅從豈人君用人之

公乎夫人君所以重大臣者以盡大臣之道也貞之延引  
後進以收人心交結侍從以售奸謀曲邀李沆留宿收議  
受朴氏之賂要朴氏之婢果大臣之道乎國家危亡恒由  
於大臣之專權而人君或優遊不斷或跋扈難制事至於  
不可悔之無及矣十二月竄貞於江西

安老怨世昌擠已及還朝搆陷世昌與貞同害士林而  
逐之

適李沆左相

辛卯二十六年初李沆與安老相善者久當南袞之請竄  
安老沆獨以無名而逐宰相不得無弊也至涕泣相送袞



聞而笑曰李公不知是人之奸邪終必為其所賣及安老之還入也其子禧上其父之寃收議于三公苻以為安老初被無形之罪今又年久當自上斟酌耳及還放竄逐嫌怨者殆盡苻斥言其陰私安老曰此皆臺諫所為非吾之所敢知也遂與其黨倡說曰李某搆成吾事非止罪吾也將以陷士林於是遣所親信採苻之意大司憲沈彦慶問于苻曰外有浮言臺諫欲論相公者此非臺中之論故臺諫欲自明云苻笑曰若然則吾為萬世之權臣矣臺諫豈可以此自明乎嘗有安老之黨謂苻曰東宮孤單瀕叔安字為羽翼不可動搖苻曰國儲已定在朝之臣誰不欲為

東宮死者朝廷只有一安老乎及見其遣愚文嘆曰小人情狀盡在是矣遂與顧相鄭光弼俱陳安老奸邪請竄之正言許沆曰李苻怯於被彈托刻安老謀害士林於是三司并起遂逐苻而餘人或罷或竄

庚寅辛卯年間羣小以輔翼東宮為名安老在謫中陰為之主及其名還日漸大橫苻初為援進而後悔之與二相金克成判書俞汝霖率六曹啓之任樞聞其詣闕欲同往問其弟捷曰除去小人國之大事余在宰樞之後不敢不同捷曰小人無恥勝而後已况無可恃者乎以弟料之必無成也樞曰吾意正如此飲醇醪極醉而



還已而苻萼果敗

頤議政鄭光稱罷以張順孫韓效元為左右相順孫貪汚黨安老效元安老比隣不數年驟至大拜

東宮太呪之變

壬辰二十七年時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語捕可疑人鞠之指以朴嬪所為時朴嬪已廢為庶人與福城君俱謫尚州乃賜朴嬪及婿死兩翁主以交結朴嬪賜死連累被罪者甚衆鄭光稱謂涉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緩之不得安老主張鍛鍊因以擠

陷其平日有隙之人

仁廟誠孝出天而文定小無保護之心灼鼠之獄誘之於朴淑儀并其子賜死人皆究之

謹思拜相

癸巳二十八年安老既得志擢其黨金謹思為右議政時朝廷有收用黨之人議先赦流配人唯金純朴薰生存放還以實前日之言於是安老嗾相臣金謹思且折其已發之公論廢錮之有甚於前日人於是益知其奸

假像木牌

時御所臺諫廳懸假像掛木牌書凶悖之語掌令蔡無擇



啓以洪礪餘黨又試前日之謀 上命招三公兩司禁堂  
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並召願府事鄭光弼曰今  
見牌書字畫似合前牌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則死者  
豈更來而書之乎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為之故  
摘發治之今余意燒破則朝廷自靖光弼曰大獄不可數  
興燒破之教至當大獄屢起近來天變甚多未必不由於  
此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謹思等只請自上裁  
斷禮判金安老曰今見書體與前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  
曰自上以書體之相似生疑甚不可 上意如此下必揣  
度以前獄為虛事此必朴氏及兩翁主家人之所為欲使

混淆而疑前獄也前者鞠獄脫漏甚多物議至今非之掌  
令蔡無擇曰自上疑其與前牌所書相似臣亦詳視之前  
後所書生熟頓相不似雖玉石俱焚必窮推而後已也  
於是大司憲沈彦光大司諫尚震等連啓以不可不窮鞠  
上不從只命懸賞購捕金仁爽妻從往夫配所洪礪妻使  
之門外居住兩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

劄論鄭光弼

副提學權輓等上劄論鄭光弼以為屢起大獄天變由於  
此其言至為悖理光弼於朴氏托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論  
鄙之及權奸之敗往來救護洪礪之獄曲為逢迎今此復



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幾於一言喪邦云云

王世子上疏

王世子以福城君事上疏曰往者崑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而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崑也焉得而知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后又興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殞杖下 故之極古所罕聞其於兄弟之間為如何哉死者已矣而崑之一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痛心者二翁主年少女子不如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絕思之至此不覺涕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臣平日恒慄痛悼者也孟軻

有言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姊一侄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仁人之於兄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儉飲食之飲亦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予中前此微達是意而未蒙允命更歷微東以瀆 聖聽伏願垂憐焉 後幾年復官立後蓋感於東宮此疏而然也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出

誦書二函

時有誦書貼於鍾樓斥妄老無擇沆等罪而擇字書以上



御諫沈字作抗皆無君之辭也時沈貞坐死未久詎者指  
貞之子思順所為思順以承旨辛卯罷官家居遂下詔徵  
命搜得思順家書籍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登南山放蕘詩  
曰一聲雷雨撼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上覽而怒屢被  
刊訛曰死獄中

鍾樓貼書刺安老專權誤國翰林羅瀛書諸策安老閱秘  
史見之問瀛曰誰所書也瀛正色曰秉史筆者誰不可書  
安老怒喉彈之未幾而卒

瀛少年登第次西征賦安老見之大稱賞謂人曰羅湜  
羅淑乃又有此弟耶蓋忌之也

### 金安老拜相

甲午二十九年以金安老為右議政時安老位極權隆生  
人殺人不出于君又而由於安老苟有議已者輒喉洪獬  
蔡無擇等加以誹訕朝廷之罪聽其指喉為一時鷹犬者  
許沆其尤也引進其黨布滿朝著者黃士祐也

許沆附安老勢焰烜赫殘害士類無餘力脩拙具壽聘語  
正言朴忠元曰近日臺駁太甚豈不感傷和氣耶忠元然  
之謂同僚曰近日駁擊職者以為不可沆怒曰職者為  
誰忠元不得已以實告沆曰壽聘罪人往見非也若不自  
首不能克也忠元乃詣闕自首壽聘遠竄士林以忠元謂



賣友其氣焰如此○沆阿附安老行若狗彘嘗於經筵啓  
曰臣許琮之孫庶不欺負甚矣小人情態如此

### 竄鄭光弼

初安老憑藉內勢恣行不法欲取牧場為田司僕都提調  
鄭光弼執不許又稱內旨必欲得之光弼固拒曰國家牧  
馬之地決難割給勢可待老夫死後為之安老之啣之  
氣焰日漸大橫光弼請李荇曰安老決不得為善人由是  
百計擠陷以姑緹大獄論遮旋又放歸田里安老猶以為  
未快時議遷禧陵以光弼曾為摠護使奉安先后於不吉  
之地啖臺官蔭論請置重典 上會群臣收議一二臣外

皆曰宜置極律 上特命減死竄金海○丁酉竟以遷禧  
陵於高陽全為搆罪光弼之計也

先是李荇謫閔西至是鄭光弼竄金海安老貽書二公  
曰觀朝廷必不相待莫如早自決也荇放飲而卒光弼  
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礪  
百可也况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畧不動心

司諫朴紹率弼治川天性真率無偽表裡如一少徙松堂  
朴英學英曰子「師非我友也已卯入賢良薦而經赴恒  
試占魁識者偉之為安老所擠歸陝川絕意世事全精讀  
書有五男一為國舅二長栢府內外諸孫百餘人門閭之盛



古未有也

洪暹杖流

乙未三十年洪暹方為吏曹佐郎許沆蔡無擇等方為安老之子棋力圖銓即薦暹不從語觸沆沆搆捏成獄鞫于殿庭受刑幾死杖流興陽

初暹乘醉往見亞銓許洽語頗侵安老曰蔡檜傳不可不使見之洽止之曰銓郎醉矣何言之率爾公今大醉斯速還去暹曰歸路欲見季今公大憲洽愕然曰吾弟既無分且是法官之長小或失體所關非細切勿往也暹辭出即到沆家洽聞之驚曰大事起矣急馳馬去則

暹已還洽曰洪銓郎大醉不省人事到此有何言令公亦見而知之矣沆遽曰顏如白玉有何醉意洽曰外雖如此內則大醉雖有所言何足與較沆不答夜抵安老家翌日獨啓鞫之金吾一日受五十杖氣息將絕乃流之

時昇至錦江舟中林亨秀將赴會試同行十餘人相遇中流見其衣血模糊問之舟中人曰洪吏部也亨秀大歎咄出立船頭呼諸人曰斯人也有斯行豈君子赴舉時耶吾自此回矣同行應聲一時迴船暹於呻吟中間船頭為誰答曰羅州進士林亨秀也多士中是少年相



顏堂之意氣揚之遲聞其聲不覺心神麗照

陳宇杖死

初閔起文與陳宇齊名安老聞其名稱遣其子請交兩人  
不肖引接宇嘗斥其惡安老舍之喉其黨詢訥朝廷拿鞫  
殿廷宇慷慨對斥遂置于極刑宇之就刑同牙進士李  
源流言於大學曰今日陳莊元死孰能從我箴之皆不應  
涕流獨持酒盞嘔哭而別臨舍乃吟一絕曰漠二皇天不  
我明浮雲流水奈吾生平生所抱無人識獨得清朝寃鬼  
名

出沈彥光

初沈彥光兄弟引入安老後安老用事而事之不善己卯人  
亦不收叙彥光始志崖異及其將殺張王父子彥光亦救  
之忤安老意除咸鏡監司以出之

大小尹

初尹任與尹元老元衡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獲東宮為  
名欲以傾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尹  
之說自此始起

任乃仁宗之舅以武人階崇故元衡即文定王后  
之弟為人奸邪登第雖踐華要而見棄清儀銓郎中書  
之薦皆不得恣焉憤疾士林常懷嫁禍之心一時躁進



之輩又合各有主互相抵排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

一日大司諫具壽聃發大小尹之說於經筵上震怒欲兩罪之朝廷憲任偏中其禍固爭不可事遂中止而士林惑於輔護東宮之說頗以任為歸有李輝者宣言當選授任政府議者知禍之未戢也

### 三凶賜死

十月上謂刑曹判書尹曰卿欲廢中宮云然耶任對曰此必金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則必以保護東宮為言先起獄事驅陷諸人於其中安老不去則此禍

不止願亟除之上曰非卿無可圖者任即與大司憲梁淵圖之而微傳內旨淵曰非親見上旨不可遂示前後之旨且曰公猶以為疑則發啓日當開政以丞旨為右尹以執義為承旨以此為左驗也蓋執義蔡無擇之季父洛也

安老專權屢興大獄至有欲廢國母之說叅判尹安仁即文定王后從父也密謀去之秘啓於妃曰安老謀不利於妃妃大懼俟上至而泣上怪而問之對曰久侍左右當今見廢故悲耳上大驚問其由以安老之謀告之上震怒即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仁



圖之  
於是約既定兩司一會於中學梁淵曰有大事可論者吾  
當搆草第俟之故遲、俄聞政事命下吏告曰承旨某為  
右尹執義某除承旨淵即出囊中啓草曰老夫有所受諸  
君勿疑也一啓即允 上命宣傳官蔭率圍其第押送配  
所

先是安老有小禮 上必宣醜是日安老子娶妻之日  
安老大會賓客日晚而內醜不宣安老心怪之宣傳官  
金吾即粹至安老就捕令其子往醜曰過今日誰與我  
為婚者

### 請斬三凶疏

搢紳疏畧曰金安老性本奸邪陰狡貪濁凶毒狀如狐鼠  
心同鬼蜮濟以文墨綠歸姦術其在少時朱溪君深源見  
其文知其為小人其妻媿李籽亦嘗指為寒涎至於上國  
使一見其貌輒比妖草然則安老之奸誰不知之而其不  
不知者獨 殿下耳豈不痛哉曩在豐德有一文士指喉  
機會截其腹劔而出其口蜜欺罔朝廷接結宮闈腐肉初  
生折翼漸張反生異計透露真態鄉曲之謁族屬之移倡  
為士林濟私之計謀害之說指為公論愚弄君父有同兒  
戲把玩朝廷無異傀儡脅制上下交煽表裡威福大權盡



歸掌握惟意所向莫敢抵牾勢焰薰天反有重於殿下一國之人唯知有安老益無忌憚奢侈日肆新構大家客廳之制侷擬正殿嘗著小錄列在讖中至書殿下得國之謠而繼其下曰吾相貴不可言至今將秘誅極為難測言之至此可謂寒心自古小人之無狀者莫甚於王莽李林甫而其所欺之君則哀平玄宗也焉若安老之遭逢聖明盡售奸術若是之甚哉罪惡之跡不止於昇踐而晷刻之命尚延於海島則將何以塞天地之望慰神人之憤哉臣等竊以不斬安老無以示王法也然安老之所以至此者實由於腹心爪牙之有其人而臣等不可殫記姑舉其

尤甚者則許沆蔡無擇其人也沆奸猾陰慝浮於安老外則洞疑虛喝脅制人物內則淫烝婦翁有子之妾至出穢息無擇則傾邪頗僻不下於安老陰受安老顧指與沆同心睥睨朝廷誣罔士林引進妖邪使竊大權貽禍於宗社流毒於邦家至於偶談醉語夤射策者亦甚文巧詆謾斐鍛鍊必置重律使上下阻隔內外箝默以成安老之勢者實二人也人誅未及天禍遽降二人相縊被喪而安老自知罪窮失援輿憤將激則啗以起復飛箱邀致陰圖詭詐若使公論遲發旋數日則朝廷之禍將不勝言矣然則沆與無擇亦不可不斬也伏願殿下益聖斷廓回乾



剛將安老沆無擇之首竿之衢以破群奸之膽以快生靈之憤云云

安老沆無擇并賜死安老行至振威葛院而死時三公尹殷輔柳溥洪彥弼等以安老等伏誅宗社幾危而安請告廟陳賀梁淵等以下論嘗加階

### 太學疏

十二月太學生李仲南等上疏畧曰已卯之後忠志之士常患 殿下之不悟權奸之類惟恐 殿下之或悟於是權奸之說勝入而忠志之士日遠雖有欲悟 殿下之人肯吐無益之言忤權奸而受其禍哉自是士氣日渝邪正

混淆權奸益無所憚恣行不道各相爭權以邪攻邪一權奸雖去一權奸繼出 殿下之信前日權奸之心又移於後日之權奸故金安老以克邪貪毒之魁上則陰伺 殿下之意下則指喉附己之徒根據朝廷擅弄威福及其大柄浴移於掌握舉朝莫敢以議已則排擯善類有甚於前日之權奸 殿下量移已卯被罪之人且有志於收用而安老乃陰啖心腹之居台府者折其已發之公論反歸諸私議 殿下又教以自此以後絕口莫言已卯之事噫天下無兩是亦無兩非權奸非則不為權奸者可知其必是也 殿下何不快悟乎近日三奸常懼士氣或振言路或



開己之奸狀或難掩覆故搆成虛罪斥逐國老幾陷死地  
異己之人悉欲搏噬至於大庭製述間之辭委巷醉戲中  
之語并皆深文刻法竟致大罪自陳宇之死林下公論并  
與泯滅尋常之間語及時事則偶目相者囊括喋默內外  
之臣畏恟積威集人田宅而不知檢収人婢僕而莫敢辨  
甚至輸貨買爵納物市寵間有公廉自在見忤三凶者則  
雖其孝行卓卓而已旋之門且不保有至有奉使价之命  
者亦不愧隴斷之賤圖利中原見鄙華人墜毀名節辱命  
汚國臣等竊自推原士氣以為己卯之過激病於欲振自  
任之失己卯以後之過逾敗於權奸相繼罔上之害也是

二者雖皆有弊若究其用心邪正之際則是非皎然矣若  
徒責己卯之過不思權奸誣陷己卯之罪則其於是非何  
耶貞沆伏罪於前三凶繼誅於後一國凡有血氣者莫不  
雀躍相慶而至於己卯則至今有傷功之嘆 殿下若一  
切以權奸例視則不惟一時公論不得其當而忠奸之跡  
將遂混於後世是非莫適所從危亡之幾安知不又兆於  
今日乎

### 黨比

放鄭光弼成世昌金克成等復李符官爵安老服罪之後  
諸賢次々進用任權嘗於經筵進曰方安老在朝小人之



無狀者黨比為惡固其宜矣 殿下亦黨比使縱其惡何也 上曰予不得辭其責爾盛哉 王言真萬世帝王之法也

內禪還收

戊戌三十三年 上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

時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廟幼為大君安老既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亦以 明廟為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苞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

時東宮無嗣大為臣民之憂而元老反覆謀孽外以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內以不利大君之言熒惑 慈殿聞及於上上亦不知謠言之孔慝撫大君於膝上曰汝若公主有何難保之憂汝為大君不幸甚矣至或流涕積成猜疑中外惶惶

時大小尹聲勢相蔓延轉成仇隙鄭希登倡言於朝曰近者朝著之不靖初因成子擇交構兩尹馴成離隙實非私闕有關家國必劾交訖之罪然後兩尹所爭分公私糾劾可也兩尹深憚之私相禁戒曰鄭論若行吾儕將不保朝夕矣



李若水疏

已亥三十四年韓山郡守李若水上疏請為 魯山燕山  
立後且論媚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召頌議  
政尹殷輔等示若水疏 傳曰此三事雖有欲言者拘者  
忌諱而不敢言如此之言權奸當國外托東宮使人不敢  
言內挾私毒而害之因朴之罪以及於媚自上雖有不忍  
何能止之媚罪宗無名也有一女置民間已長而士族無  
與婚者予意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婚嫁而追悔之意人  
皆知之若水此論扶植綱常之大道也殷輔等回啓曰  
魯山燕山事不可更議媚之罪名不可祥知但已絕屬籍

恐難輕議大司憲柳仁淑大司諫慎居寬等交章論若水  
欲為魯山燕山立後發邪論媚之罪係關宗社而至引漢  
武悔殺戾太子之事以望 殿下悔悟至為悖戾請拿鞫  
定罪 上從之弘文館以為求言之後推訊言者有妨言  
路上劄爭之乃得免

前頌議政鄭光弼卒長身美鬚神清而骨秀沈厚寡言笑  
局量恢恢光明正大充之以學力忠君愛國之誠老而宗  
篤以身繫國家安危輕重者殆三十年謚文翼公配 廟  
庭

右議政金克成卒神姿豐秀氣宇寬弘經濟籌畧早有廊



廟之望

書院始此

辛丑三十六年以周世鵬為豐基郡守世鵬就文武公安  
裕舊居建白雲洞書院以杞裕左右有序為儒生棲息之  
所開基掘地得銅咒三百餘斤買書而藏之勸課不怠士  
多興起東方書院始此

東宮失火

癸卯三十八年正月東宮失火時中夜火起闕內驚惑  
世子整冠服坐椅上左右請出不從火勢漸熾而終不動  
上聞之跣足奔遑呼世子小字懿而來 世子聞 王音

始降椅而出倉卒之際宮侍皆散而貴人鄭氏鄭澈奔入

世子旁內抱所御書籍衣樹而出奉扶 世子問安于

大殿 上大加稱嘗時指為人火人言藉目以元衡大

諫李霖上劄曰褻昵之漸已至騰凌忌克之謀終成厲階

辭語太露識者憂之是年闕內有妖一夜鄭貴人侍 世

子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陛間聲如雷震宮人俯伏息氣

世子欲閉窓無人可使貴人獨不動徐起扇之 世子益

敬重焉

下書侍講院

世子下書侍講院曰予以薄德濫叨東宮天鑑孔照固宜



召孽自 朝宗朝百餘年相傳屋宇一宵盡為灰燼天之  
降譴實由於已而上致 聖心驚動下貽百僚惶惶如此  
酷癸古所未聞反躬刻責若無所容不知自處當何為宜  
願諸朋僚幸共賓師諸僚商確教導

外重內輕

時北虜入寇圍逼皇城中朝有請兵我國之議或有慮遼  
陽人民不支而闌入則有難處之事 上以西方為慮以  
資成柳灌出為平安監司時方有大小尹之說朝廷以為  
灌不可出外有以外重內輕為言 上教以欲弛西夏故  
出重臣以鎮之非有他意特加崇祿而遣之

罷兩尹職

甲辰三十九年 上召右議政洪彥稱等謂曰兩尹自相  
朋黨一為 世子一為 大君甚不可也遂棄任告身罷  
元衡職

賜宴

十月時 世子畢讀綱目 上教曰世子學問高明通鑑  
百五十卷今已畢讀是予十年所請也予欲傳位退閑養  
病因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珎膳交錯歌鼓喧轟三殿  
御後苑臨觀時稱太平勝事

金璘厚劄



議謚大事朝廷議定不可更議



